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一

邛州知州吳鳳

郡後學王葵校正

學正李一陽

訓導周南編次

墓誌銘

魏府君

天和

墓誌銘

始余卅角知公端人也嘗欲從之遊既冠
偶又與偕試于春官見其粹明而平實則
又知為純體篤踐之士也由是為敬益加
於前一行作吏涉藝荒淺不得與之相周

旋逮還自策府以漢嘉印綬里居即為書幣致公暨守漢守眉除館以舍之望其容色辭氣油油翼翼使人滯吝之意消驗之不睹不聞則慄乎若有臨其左右者察其所安則剝落枝葉玩心高明無所滯礙由是將盡舍而學焉而公固不起疾矣嗚呼非公之學前後有淺深而余之知公之晚是故余今昨是非之候也公資性端靖不妄言笑少與伯氏天啓齊名伯氏早與計偕公年四十有六始以詞賦登里選累舉不利當以恩補官公辭不受於是年七十

矣益大肆於學聖經賢傳歷覽博究又即夫河洛之正傳以上溯洙泗之源歷歷乎其獨得而的然亡所疑也旁及百家異同之論二氏放適之詞貫融異同搜摘精粹逮乎日邁月征閱天下之義理熟春華秋月登山亂流草木之枯榮歲時之代謝山水之流峙禽魚之飛躍觸處呈露會心適意陶然怡然蓋舉世之可悅可慕無以易其樂者余時在旁則相與命酒張飲嘯歌夷猶徃徃余去附卷獨會援毫疾書短楮橫軸寒燈細字兀兀窮晨夜不能置或謂

其迂濶於事情或譏其汎濫於老釋而公之融液擺落人蓋不及盡知雖與公同生長於鄉者亦鮮克知之也每燕坐轍緩聲微吟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或問之則曰學者須是識得到此地位方是極至其在眉也一日忽訣余曰余殆將死矣姑聽余去余曰公奚為是焉不可冬仲朔去之日公執余手而言曰才知有餘者其陷溺深吾子勉諸又曰高南叔西叔待問闕廷有日矣余雖形神彫謝尚能勉贈其行索案上紙視之則古詩數十韻

歷歷皆朝廷大議又明日與余論鬼神晝夜之蘊又明日忽書紙曰生死事大惟當澄心靜意等語凡數十言末又及孟氏六等之序又明日則已溘然去矣蓋嘉定六年朔至之日丁卯也年八十有二嗚呼今復有斯人矣乎莫切於飢寒之厄莫大於死生之變公以伯氏推酤不登蕩產以償官負終其身約居不以累其守泊如也將死之他日慮澹氣夷切切然以講學為事暨將啓手足無一語及家事嗚呼是復有斯人矣乎其子仲許將以七年七月

葬公于縣之善何鄉聖亥山之原先事求
余銘意非余誰宜銘者乃叙其世公叩之
蒲江人姓魏氏諱天祐字德先曾祖考

祖考大臨考

妣 氏元配邑人吳

氏繼室同里費氏皆先卒葬二子男仲許
謙孫二孫男東震祖傳謙孫之卒無後公
命以祖傳為之子孫女二人曾孫二人公
平生不事造請居縣之十里許郡縣長吏
至必加延訪薦為紳大夫過其門者必即之
最後郡守今潼川漕臣張公師變以公安
貧守道聞于 朝未報而公卒世謂才難

故也孰知亦有抱道懷德白首而不見知
者邪公平生論著有語孟中庸說 贅
言信心編自信編 助編日錄諸書及漢
議唐鑑十國志 國朝史纂今藏于家余
將為哀次以廣其傳焉銘曰

大塊噫兮推移聚散同躰兮又奚疑羨生
恒化兮小智之私全而生兮全而歸之公
則奚憾余將疇依

知南劔州洪公 秘墓誌銘

洪姓系出共工氏代有顯人五季時由敘
徙饒之樂平又七世徙番陽至給事中彦

昇以進士起家洪氏益大給事之第彥先
右通直郎大師鄭國公娶董氏贈魯國夫
人是生魏國忠宣公節龍荒十有五載
比得生還復與時忤終徽猷閣直學士朝
散大夫生六子男而文惠文安文敏公咸
文名擅當世今之為世家言洪氏盛矣若
南劍史君則忠宣之孫而文惠之仲子也
諱秘字必之大母母皆沈氏皆魏國夫人
君資稟英悟加以生長見聞準繩而直方
忠宣南廷文會繼免君力學任家娛適親
意而忘其謫平生侍文惠薦進無虛口而

中外無一人知者文惠嘗語魏國是兒
趣過人克家子也以忠宣遇郊霈補字
初監潭州南嶽廟繼調湖南茶鹽司幹辦
公事湖湘饑吏不以實聞君力白其長振
廩捐直以糶且督郡邑覈除苗田民足以
濟用薦者改秩知紹興之山陰邑號多訟
異時于省于部于御史者靡有虛日吏異
懦無能孰何視事微寒暑間率夜漏未盡
致兩造于庭片言折之輒得其平以去雖
氣力者持之不為回撓事二連帥或侈用
咸橫歛否則恫疑虛喝以責羨於邑君嘆

曰吾寧以罪行剝下媚上所不忍為也秩滿會史魏公再相范文穆公參與政事於是淳熙五年文惠去相位蓋一星終矣方文惠守新安時得范公於郡戶曹一見器重極力推引俾君內交焉史公於文惠則嘗先後鎮越者二公雅知君暨得山陰治狀期以職事留之君以母魏國疾辭焉調工西安撫司機宜文字魏國疾革君侍饈藥衣不解帶至執喪幾毀既除終不忍去文惠左右不得已調官擇期成之遠者通判光州期至則弗果往曰昆弟各有官守

吾可復行乎未數月文惠薨君實顯喪事比再免喪叔父文敏入翰林為學士主眷方楸人謂君門地人物將自是升矣方退然就吏部銓簽書桂陽軍判官事守知君賢調理細大罔不諏次君亦樂為之盡通判邳州常攝守事郡有點卒號余夜叉聚亡命出入襄漢間急之則逸他境緩則復出公召游徼授方略遂擒以獻封內帖然自兵火後公私番釐學無公食君與郡博士圖所以廩士與教者覈隱田得上腴數百頃悉以歸諸學攝事未幾郡以大治差知武

岡軍陞辭以二事 為言曰襄漢鄂渚之屯舊隸岳飛號岳家軍吾一不當十其餘子弟尚勁挺可用顧効用之廩率信長行有奇為壯士者非効用則弗屑而主將吝嗇自封率以長行之給募流庸此緩急可恃乎 光宗嘉漿再三且謂三衙亦有此弊莫肯為朕言者卿文人而熟兵家利害留心國事乃爾卿來自邊場有所見為朕罄言之君遂奏沿邊屯田自中興以來兩朝經理規模遠矣而法久弊生蓋火耕水耘非士所習而督將亦非閑於農事者

歲收不足自贍旁近民田迺至罹其擾故不若罷之便 光宗又曰觀卿議論可謂實材姑往新任伺邊帥有關首當用卿矣武攸為郡民僚雜居君始至戒吏毋敢擅入溪洞征科戒民毋得賤市僚物郡多盜君諭以利害俾各歸農賈亡何配隸王文彬等六人夜踰城剽杜氏之產懼且覺則將間坊市祠神之會相挺為變君迹捕盡得之以尸諸市或勸以聞當受顯賞君曰彼犯法而戮之守事也奚賞之云乎識者益以是服君郡計舊仰給求郡邈不相應

君條奏乞以郡所上銀網于總領所數于
二州而留賊以自給朝廷從之迄今為
便尤篤意學校延登諸生講授經義溪洞
聞風至遣子入學比去邦人思之奉嘗不
輟謂武攸為郡餘百年守之祠民于者惟
吏部侍郎鄭公汝諧與公而已慶元四年
秋霜殺稻為甚民大艱食史以令許舊
傷者毋過八月十五卻不復聽因入對
為上言今固云爾然霜蓄後此時令
弗及也且援蘇文忠在杭日上時宰書論
風灾事乞下敕局增脩舊令又言民為邦

本今賊墨成風朕民以奉權勢乞加禁戢
時韓氏擅政道路以目亡所畏忌人以為
難京魏公欲留之卒為忌者所間以親嫌
弗果差之南劍州不赴自請奉祠以主管
武夷山冲佑觀里居凡三歷任盖自是不
復有當世意矣以宰相子材足以自致顯
聞于時居家以孝友著所居官卓犖有風
績可紀錄論事上前踈暢磊落人生為動
名卿才大夫鮮不知者顧偕京秩餘四十
年年七十有一而仕不過二千石以殃此
豈其所憑弗厚抑亦介特不肯與時俛仰

者固其世然耶君將易簣遺令曰處州之族於忠宣同曾祖奕世種德此其後且大文惠之毋第某府君無子其以處州從弟棻爲之子以遺澤官之君之令人與二子弗替先志棻之女兄歸趙成公故成公狀君之行於昔既葬而君之仲子偲以狀請銘于某旣辭不獲則定著君行事如此乃書其爵氏卒葬宅兆而系以銘君官自登仕郎累遷至奉直大夫爵番陽縣男邑戶三百娶魏氏累封令人故左朝請大夫直敷文閣安行之女子男三人某朝散大夫

前知容州偲承議郎權發遣嘉定軍府僉官蚤世女子六人婦奉議郎之衢州西安縣楊汝明從政郎南恩州陽江縣令廖公輔朝請郎所知連州張履信鄉貢進士程泮迪功郎荆門軍錄事參軍刑諤宣教郎知湖州長興縣王元春孫四人藺荀萬皆將仕郎芮君之卒以嘉定二年正月甲子葬以年正月己酉兆在鄱陽縣城北十里青山之麓銘曰

於皇蓋臣蹈誼執方顯允良拂襲慶承芳有譖其華猗奕以昌胡寧維君厥用弗將

匪云弗將閭兮以章秦魏之從君居允荒
在後之人率履弗忘

通直郎致仕張君

簡墓誌銘

開禧三年春王正月賊曦以武興叛反書
至雅安吏民洶懼有以利害怵郡假守者
司理張君簡攝州學教授奮然為別白大義
且料賊必破滅狀甚悉且曰萬有一不測
請以簡不可為辭毋庸累公守壯其言先
是曦以昭信節度師武興君主順政簿順
政今略陽也曦頗材君而君視其為則退
歎而言曰斯人也視流而行疾獨何歎既

罷官曦固留之不可辟置之又不可度弗
能彊則札遣之亡何朝廷以北事屬曦
權燄呀噓君歸三年訊問不通或請其故
曰噫非將材也而汰已甚及是君既為守
言故則又以曦嘗所薦狀悉上送官厥二
月朔賊第睨置郵寓訊招君君曰此何為
至我立命焚之益學官課諸生如他日吏
抱文書蓄縮不敢紀年君命筆自題開禧
曰吾知奉朝廷正朔耳遑恤其他三月
賊平郡免
魯迹其事本亦臣子常分
耳而義理不競上違恒心如君者蓋亦僅

見焉君諱簡字行可邛大邑思安人也曾
祖平祖考登進士第十年不調卒
贈左宣義郎妣王氏封孺人君蚤以經學
稱乾道七年國子錄楊公甲校士于邛得
君所為文奇之遂以充賦厥三年大比有
司將以君文冠選或疑策語太訐竟黜之
自是掃軌大肆于學一時名卿往往折輩
行與交慶元二年以累舉恩就試行在所
調順政簿連事武帥張照郭杲率異席諮
事杲命其子受學焉部使者按獄至武興
首薦君曰衆皆競進惟主簿獨不然在武

興三年多所裨贊最後事職其後絕于職
而歸也調官雅安前後長吏每不敢汚君
雅外控碉門沙平之酋有曰高阿保高吟
師者素不相下阿保賄吏得補都彈壓吟
師不平會瑞慶聖節請於郡願以雙
金銅孔雀為貢郡拒之力君言於守盍羈
縻勿驟絕守不可吟師鞅鞅不得意去明
年春遂犯邊君先嘗為守畫乞移沈黎屯
戍義勇一將於榮經且乞增戍于郡不獨
策應緩急庶幾少紓支移之費尋又請亟
除戎器為戰守備皆莫能用方事之殷也

偽言奸細入謀吏卒倖賞執平民以來郡
輒繫送獄責短狀戮之一日囚至君所
吏欲如州獄奉行君曰司寇院法當鞠實
若責短狀此軍法非吾事白郡不可亦有
過悟命鞠之則城外窮丐之人繇是部送
者率從按鞠予輕比吏賀囚曰黨不遇司
理汝焉得生邊遽未徹提點刑獄移司雅
安斬艾日棘君為言碭門平接羗界無山
河之限他日逋逃竄軼畧賣于羗者徃徃
而有久必遁還今官軍列柵遇歸明者輒
以幕府例以濫死乞自今執獲生口無

私號無火具無兵器者上以越禁山罪徒
之使者嘆息曰君此念通天矣下之並邊
悉如君言百丈故通離蒲井歲輸為三千
緡厥後離移於黎而邑輸如故郡歲徵輒
均科於民以償君白郡悉除其籍吏民恩
之用舉主關陞徙政即去為漢州錄事叅
軍勢家子誘鬻民田吏莫能詰軍速繫釐
正之豪民以賂欲陷其凡子于辟至再三
君怒召責之具伏罔狀兄子卒免蘇文忠
之世有居于彭者仇家汗以橐姦吏大索
繫繫其子弟有司既以委君獄上而守

焉為吏未減君曰盛德之後猶將十
世宥之而况誣平吏庸足庇論卒如律間
與守爭獄事必端正拱手引義理參法律
不當不止守雖嚴憚之汜不能奪也以致
仕轉通直郎卒年六十有七君事親居喪
無違於二第友而教以故仲第閱常與里
選其季籍亦有稱于黨有年踰四十清心
寡欲燕坐一室晚而益壯自號就菴居士
有著二十卷藏于家取同郡樊氏故國
子博士之曾孫子男一人海若女子三人
嫁謝庭堅李襄子趙麟麟嘗貢于鄉內

外孫男女十有一人卒以年 月甲子

葬以年 月甲子兆于大邑縣恩安鄉
節義里亥山之原余與君生同郡又偕試
闕廷往返實俱後又從里父兄知開禧事
甚悉海若以狀來求銘誼不得辭銘曰
善利之分借口未知亦既知之孰撓莫移
顯允張君秉正蹈義維變弗渝維危弗躓
思安之鄉節義之榮克開厥後庸詔茲銘
朝奉郎權發遣大寧監李君 炎震墓

誌銘

李氏系出顯帝自唐高祖子鄭惠王元懿

十二世而為右僕射韓文正公昉昉生宗
諤入翰林為學士父子言德之懿語在國
史宗諤生昭逢為太中大夫判登聞檢院
贈金紫光祿大夫昭逢生清卿為朝議大
夫提舉鴻慶官贈金紫光祿大夫清卿生
士觀登元祐六年進士第為左朝散大夫
尚書工部員外郎自文正至工部居京師
賜第凡五世共慶內外肅雍無甚間言京
師號西李門至工部以建炎扈蹕出守合
州卒于官其妃張夫人丞相商英女也因
家于合士觀生敏隨為右宣義郎贈中散

大夫敏隨生如晦朝請大夫歷知叙邛資
三州贈中大夫娶黃氏生四子侯其季也
少與伯兄鼎同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曆
四十年尉緜竹青石宰瀘川資陽縣通判
洋縣漢涪州累官朝奉郎權發遣大寧監
未赴而卒始登第時資州公在邛同年
士爭取近美官侯重遠親侍待戍凡四年
僅之官八閱月丁母黃令人憂除喪未夕
又丁父憂執喪咸盡禮及尉青石勤恪被
薦注瀘川令至縣則償舊令逋負釋其囚
表孝婦寃脫其死值節守操下日急侯微

聞悖語亟請聞寬其令士心豫附帥由是
大見親重移宰資陽裁聽健決獄無繫囚
邑人稱之宣撫司舉辟通判洋州未赴大
制司改辟綿會守昏恣事有不便於民侯
輒持不下吏民益加敬愛雖武夫悍卒亦
知屬心尋改倅漢州且汗吏持金附耳語
以舊比羨餘獻者侯叱責之俾著于籍顧
謂親友曰豈吾信未孚邪此奚宜至我居
以此為恨至漢未幾民氣浹和忽燈夕
遊人自蹂躪侯以是例罷去去之夕倅寺
堂宇盡壓人謂侯去不以罪殆若有相之

者亡何起家倅涪郡素叢陋隨事整緝剖
次留訟摧折豪民方伯知其能俾攝忠州
辭不行侯勁氣莊色不妄笑語與人言必
竭盡底裏以是信於親友然不知者往往
以厲已望之久而察其無他工篆籀得父
筆意尤敏於詞章樂施舍分孤恤貧如恐
弗及奉賜入家者無幾初開禧用兵宣撫
使程私檄侯至幕府行至果州權府召飲
酒半聞邊將以蜀叛失聲慟哭倍道馳還
悒悒成疾賊平疾若稍夷然自是精力蕭
然耗矣又以藥誤浸成末疾雖未能脫然

全愈而坐或移晷語或淹夕字或尋文書
或累牘尚媿媿不倦及大寧當上而疾作
屬嫻舊有所假貸褚無餘貲又義弗拒於
是冒甚兩入郭爲乞諸嘗所往來歸而疾
革乃卒蓋嘉定七年七月己亥也年六十
有四侯諱炎震字元脩元配資中黃氏妣
令人之姪也繼室楊氏軍器監朴之孫先
侯六年卒子二人曰世臣直臣女一人適
楊緯荆湖北路提點刑獄燾之子即繼室
之甥也孫一人曰昌世臣將以十一月甲
申奉侯之喪歸于先大夫之兆向侯所卜

築也先事之二月與其族謀曰先君子平
生有言有德不可以不肖嗣罔聞于後銘
必圖諸先友之親且厚與筆之信且久者
則以狀求余銘余嘗取於楊蓋侯之妻之
姪也此守廣漢又辱僚於侯今又辱使其
土義不得辭乃銘曰

皇肇區宇烈烈蒼苟數求厥紹誰似誰有
於維西李源流瀆厚侯賜其芬如酌孔取
于役于處于杜靡疚忠以被疾惠以隕壽
唐高維先文正維胄云深且厚胡不燾後
尚其嗣人與邦儼久

榮州司戶何君普墓誌銘

余生四年從鄉先生何君德厚授書數方
名未暮歲更他師猶以父執事之厥二十
有二年當慶元五年上始御集英殿策進
士余與君偕試于左右廊余既叨第君亦
以特奏名入等儕輩往賀焉君愀然曰昔
我先君以累舉恩當得官所為弗肯就者
將有望于厥子也而魯也不令汜負考志
嗚呼尚忍言之余曰官無小苟以行吾志
焉斯已矣矧自東漢以來所謂裘衣褰裳
當還故鄉聖主憫念悉用補卽者是出於

特異之恩今尚做此意胡可少之邪君曰
是科也今例以氣衰戒得日暮倒行目之
余董毋然惡能自別也亡何調遂寧府
青石縣主簿徒涉出關衣敝橐單行盛夏
劇潦中氣貌聳聳有精悍少年所弗及居
踰年視事青石則行其所嘗言者寒廳簿
廩而用弗飭處之夷如遇有公職事則聞
命引道不避雨暘不間劇易守甚才之會
脩類宮屬役于君自土授規慮材儻庸
不以煩守守由是益知君可倚遇疑獄滯
訟即畀君可否之果之流溪有伐石以甃

術者仇家誣其發冢且謂以獸骸亂冢中
縣令謾不能孰何既誤寘伐石之家于理
仇家猶以其未寤于重辟也許之州州
如之且未厭也許之詳刑使者使者又知之
又未厭訐于制閫下其事轉運司則檄君
詣鄉即訊君廉得其狀乃伐山得石非冢
間物也仇家詞窮投繯而死人曰是何神
也州縣吏為愧謝臺閫欽重焉去為榮州
司戶參軍兼司法汙吏受輸廩粟惡而易
腐或至裁削供軍以取充數君力鑒其故
出納惟一七服其公守又才之俾兼治

他職迺以勤瘁致疾嘉定元年秋八月丙
戌卒于治寺得年六十有七僚長與州之
人士皆惜之君諱普德厚字也世為邛之
蒲江人曾大父昭明大父師元皆不仕父
宅仁終免解進士妣氏君少倜儻不
可拘以文法而能自抑歛力耕以養父母
造人無問戚疏率敷襟陳誼無毫髮滯礙
酒後耳熱則軒渠諧笑舍坐屢舞投噐
吐茵不知其為賓也客至其家亦無留門
束脩之饋即緣手盡情歲俸賜亦以遺親
友之貧者卒之日無餘貲妻

孥之約甚於他日嗚呼是亦可覘其素矣
元配同邑王氏繼室丹稜楊氏二子男述
之似之述之後一年亦卒孫男法印孫女
一人外孫男女二人似貧不克葬君之友
前潼川漕樊仲恂士廸賻以金錢余之
表兄高南叔稼為買冢于縣之鹽泉鄉恩
洽里震山之原十二年八月壬申乃克襄
事以余知君之久也事先之歲屬余銘其
壙義不得辭乃銘曰
日昊而明夷車
奔而卒馳人坎坎其來之而君謝以不為
出焉而嘻嘻入焉而怡怡碩邁且頌尚考
志之詒

宣教郎致仕史君堯輔墓誌銘

史為太原右姓自唐宣宗時為臨卽縣尉
者曰灝始居眉之丹稜入國朝乾德初全
師雄之亂日克恭者以攝丹稜令死事後
賜廟褒忠爵 曰侯侯之曾孫潤辭主果
之西充薄蘇文公字以叔則再傳至汝士
登崇寧二年進士第終寧州戶曹生賁賁
生似孫劉起居光祖嘗銘其墓似孫生堯
輔字充甫狀貌清羸若不勝衣而明晤夙
成年十二三即受春秋于橫舟劉子有

同門者百數已翕然歸重焉厥十有五與蘇文定諸孫講學于德溪旁通六藝之文夜以繼旦萃諸儒先嘗所傳授附以己意趣詣益不凡為文識古今躰勢詩調尤脫棄凡近開禧三年大比以易學冠同經生中類試高等是歲孽韓就殛明年諸嘗與韓忤者以次召用朝野交賀充甫對策廷中獨抗言口陛下謂夫一權倖足以為更化邪霍山之去未幾而漢之權移於內侍矣梁冀之誅未幾而漢之政出於丑邪矣唐誅權臣憂在宦官及誅宦官憂在藩鎮

余同年友真景元德秀端人也得其文第之前列為詳定官所抑以冠乙科調永康軍青城縣主簿歸未及里而喪其母又明年而喪父柴瘠加等前吏部郎雙流范少才子長聞其賢合里中子弟而授之室人自以得師除喪調昌州大足縣尉未上上謁帥司范公以書局留之與脩職方志今吏部郎黎德立伯巽守昌元移書范公願得充甫攝郡文學充甫亦力請還次思職勤事守器重之邑多盜民賦吏以避役充甫白令悉補授焉并兼之民隱田詭戶

繇賦不均又白守第其高下為之籍且以聞諸朝民率謂便今潼川漕奉常丞程叔達遇孫華丹稜雅善充甫於是言於制置使董君居誼董未始識充甫也遂以歲薦之員上之尋又以舉將陞從事郎調合州推官嘉定九年類省試為黠檢官已病肺不能聲余知充甫有年會將漕東川即招致幕府及歸自類試所則病益侵然猶疆自力未嘗釋卷也十二月壬子卒于侯館得年四十有四先是以蜀遠士不能自達故於進士三人近臣特薦嘗有朝蹟及過

闕留中之外俾外閫將以拔士之尤者或

五六人或三四人或一二人

號曰歲薦

由淳熙以後召用者已四十人矣既有常比故報可不越旬時董君既薦充甫人謂必且召用使在三館兩學不謂能稱乎乃自近歲奏報稽滯董所薦士凡閱二年不下其後或召或否而充甫僅得陞擢之命亦已不及見矣是可嘆矣夫妣李氏孫氏揚氏皆同郡人充甫孫出也事揚以孝著取同邑李氏生子皆夭折今僅存惟一女子曰招慶未嫁從父兄之子女孤貧亡依

所至挈輿俱從文將行而元甫疾猶命其家人經理聘事曰毋使我愧吾兄也遺令以從父第堯烈之子顯僧為後充甫平生澹於貨利奉賜聽其家人自為率緣手及已惟破裘敗絮精誦苦吟窮晨夜不能休以是終其身焉喪歸僅有雜橐及諸經講義五十卷自隨無餘貨也余既為買棺給喪事又以錢百萬遺其妻孥俾買郭外田給伏臘又得范程二公及前軍器監丞劉思莊翊之合錢五十萬遂併以買田顯僧卜卜有二年以充甫之喪葬于縣

之鄉石子山丑岡之原而先事之歲墨囊經以遇余曰惟公知我父者敢以窆銘為請余不忍曰不可則為之銘曰形容之癯而學之腴生理之枯而詞之敷孰為肱之氣質爾珠曷又瘖之崇降痛痛嗚呼史君誰與默儲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二

邛州知州吳鳳

郡後學王葵校正

學正李一陽

訓導周南

墓誌銘

綿州教授承奉郎致仕唐君季一墓

誌銘

嘉定六年秋晉原唐述之季乙以易學為四川類試第一余之表兄高南叔某西叔某咸在高等初西叔有女子曰晉生而明

晤每重於擇對於是聞述之賢而文遂許
妻之其年余守郡通義述之入對大問便
道過余留三日穀問所試易乃以繫辭天
地定位以下八句爲題述之對曰求易於
有象之初固有以具其相資之理論易於
重卦之後始有以神其至變之用其意蓋
謂天地間固有是自然之易而包犧氏因
之以作八卦八卦既畫又重之以極其變
此先天心法也余曰大哉子之及此也先
天之孝前代無傳焉自魏伯陽已若闕見
此意至華山陳處士圖南始盡發其秘至

冉傳而為伊川邵子則建圖著書以示人
且曰萬化萬事皆生于心其言可謂深切
著明矣而得其傳者且寡以用之於科舉
則又絕無而僅有今子於數往知來之義
雖斷以己意而先天畫卦之序包犧心法
之秘則有以得夫陳邵之指斯不亦可尚
矣夫明年調綿州州學教授歸自行京西
叔以子妻之余又除郡舍館之累月躬行
醇固不以憂喜見色而勤學厲行人有片
善寸長則恥躬不逮不孝不能不已也會
余奉使東川辭去明年當上適以婦姪及

月姑徐以待其免既免而母子胥遊述之
傷悼不自任凡以致其忠愛者罔弗盡然
因是邑邑寡悰至視事于綿乃能勉自振
發率昧旦大會諸生以經論一員番上迭
講而已爲訂其可否退又督課隸之程歷
出入之禁丙夜詣諸生不間寒暑太守賢
之不俟滿歲即以姓名上聞旁近郡邑聞
風亦願造焉俄以婦練祥醮祭連夕遂得
疾爲庸醫誤下疏浚之劑精氣頓索其夕
夢臆間有五豎子各衣其方色若將失去
者厥明述之請于其親曰兒疾不可爲矣

得豆區祿不克終養且未有後以爲親憂
卽死願以弟季塵之子爲子言訖乃絕蓋
嘉定十年三月二十四日適其父始生之
日也其月甲辰其日己未又與婦生之月
同嗚呼異哉余時將漕東蜀聞諱音卽馳
書弊述其喪以歸晉原又一年余以心制
乞身述之父道寧謀以十一年月

日葬述之于

卿里山之原而

狀其行以告余俾識諸窆余掬其狀泣數
行下不忍辭也考其世自曾王考亘爲宣
教郎知火井縣王考德成嘗貢于鄉父道

寧未仕世居崇慶之晉原毋同郡康氏先
是貢士府君少孤刻志書詩旁涉子史晚
又讀易將有所論著而不克終其志一日
貢士之冢子道昌夢其父危坐若有愠色
請所以不對道昌曰人人得無以易傳未
終乎曰然旣又曰汝弟將有子矣道昌籍
以語其弟明年乃生述之遂各以述孫而
授之易其後更名季山以應事而仍字以
述之示不忘其初也然孰知潛德蘊文者
蓋已累世而述之僅以一第殞身邪謂其
有後矣而竟意何爲者邪余表姪夙有微

質不煩姆訓作嬪于唐克蹈家人之正鳴
呼亦孰知其遂止此邪從我于眉山者累
月是時余與西叔偕侍庭闈今西叔喪毋
悼妻而余亦與於哭泣之哀况銘吾述之
也邪銘曰

慨白士習日卑舍本趨末則有未信而仕
不知而作者矣孰能知述之之賢早有志
於本學推儒先之緒言以求先天之心法
使假之以年精躰篤踐則亦庶幾孔門之
所謂達者旣厚其子而亟其奪惟是令名
奕世不祿

承事郎胡君仲舒墓誌銘

故廟請大夫利州東路安撫司參議官晉
原胡君以乾道九年通判邛州嘉定十一
年夏其孫台符承嗣厥官始至即治寺之
東偏肖參議君之象而奉祠之既屬郡人
魏了翁爲之記其年天子敷祭澤于羣臣
台符以陞朝贈考承事郎封 母 氏太
孺人因以密章告于禰廟於色不自持入
白其母曰我先君以淳熙之元易簣於斯
今四十有五年矣而居處笑語歎其如存
昔者之葬也台符尚幼弗克謁銘于閭人

以光昭先君之令德今年迫始衰大懼即
沒于地賫恨罔極我將復請于魏公毋曰
汝其往哉台符以告則為跡其行事蓋參
議之元妃曰高氏無子繼室以劉紹興監
祭御史長源之女也生一女二男而承事
君爲幼資明晤居以孝謹稱凡經史百氏
之書過目成誦至於纂言粹事往往充牣
篋牘一時知名之士如碧山盧衷甫眉山
宋君興皆聞風願交成都呂周輔爲郡校
官君往從之與同郡閻廣道樊子南宋正仲
爲研席交講切問辯率至夜分尤工爲詩

參議如邛之明年而君年二十有八以卒未瞑參議撫之日期汝大吾門今止此命也晚遇思濡則爵爾子是時台符方五歲後七年參議守大寧遇宗祀思乃訓前言且戒台符曰汝其勉諸嗚呼韓文公所謂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非台符所聞於是言者邪余既拜興受之弗敢辭無何台符又以書來曰昔者之請公忘之乎嘗閱王父手澤有祭吾父之文其略曰汝生紹興丁卯兩歲失母劉乳哺未絕口氣質已自不凡父再取揚氏汝方六歲

奉親色難如成人子孝毋慈人無間言既長刻意問孝乾道戊子父調官夔門留汝居守五月六日汝喪毋揚不茹葷飲酒哭甚哀見者憐之未幾父歸則又官無留賦庾有積糧可了伏臘時汝之能郡校官亦奇汝進脩汝能忘寒暑從之乾道癸巳汝忽染疾無何疾間待我于邛明年而汝疾作三月汝乃棄我而長逝長者如此幼者果可保其成人乎台符每讀至此則搏膺而踴殆無以生也公其為我併識之了翁竊惟先正歐陽崇公之卒文忠才四歲徒

侍母太夫人以立故隴罔件之表凡六十年而後作且曰脩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今承事君之葬三十有四年矣台符獨非有待者與而屬之了翁則非其人然竊惟承君生平馴行孝謹自誠身順親以行乎州里信乎朋友亶亶乎如川之方至而未有已也蓋胡氏之槨榦也而亟奪之故其祖孫之詞肫切慨慷如此矧老而哭子少而喪父凡皆鉅痛窮罰人情之所甚不可制者莫為之銘於人心獨無忤乎然則敢不敬諾承事諱仲舒字漢卿曾王考贊不仕

王考輪以子貴贈奉直大考參議君諱彬子男一人即台符今以奉議郎通判邛州孫男一人孫女一人葬以淳熙十二年

月某甲子墓在晉康之善化鄉山柎參

議君之兆銘曰

吁嗟胡君美具美并扶木之東而夷其明父兮疇畀傷烏哭鯉兒兮疇依孀機整緯州有四年草廡栢丸既固既安後人其蕃

四川茶馬司幹辦公事韓墓誌銘

上踐阼以來取法慶曆元祐登籲者俊天下望治歲月間會韓侂胄竊弄威枋各公

鄉才大夫士以次竄逐久而未靖上亦
浸悟廷論亦有喜其甚者特未有以發之
乃慶元五年上始御集英殿親策進
某與韓甲聖可樂新子仁同舟而下相與
謀曰今事勢已極惟有忠正廣大以作人
才安靜和平以植基本若相激不已則天
彝泯亂人心憤鬱國亦隨之此而不言是
爲有負或疑觸忌干禍而三人自矢靡他
奏入有司第某爲第一尋寘之第三恩數
仍視首選甲新皆乙科授從事郎然後人
知上心好惡如日月之照明其食則更莫

不見而仰之相與嘆誦不釋聖可蓋余同郡
臨邛人也凡三與寶薦雅有鄉曲之譽爲
人通裕而盡下謹恪以承上故愛孚於所
事而名聞乎厥官始以觀察推官仕成都
後以節度推官仕瀘川守長咸器其能柄
以事在成都連辨誣殺人獄皆得不死吏
緣出納爲姦君繩以法輸賦者無費財在
瀘川主將剝下士謹欲爲乱君白連帥單
馬入諭禍福乃已兵食率先貸之民後償
多負君請身自行縣戶假緡錢聽以時入
粟民至今賴之亡何連帥持節主管川秦

茶馬表君為屬至成都而君矣
 良鑿手製湯劑為尽力晝夜君竟不起疾
 實嘉定二年四月甲子年四十有八嗚呼
 使其長愛之若此是必有益於公家者矣
 君少孤夙成年甚弱已能為詞章少長益
 精麗絕人凡為吏兩節度府皆管記操牘
 立就至有所論奏辨析可否利害明白乃
 屬藁瀘川嘗得增置貢士員自君發之君
 之曾祖輔祖仁父廷俊妣 氏妻趙氏子
 男曰嗣曾女適郭貞如後君七年卒孫男
 一人肖祖孫女二人外孫男女三人余與

君生同州舉進士同年始仕於成都同僚
 相樂也厥十有四年二月嗣曾以君之喪
 葬于縣之臨邛鄉待賢里先役之三月使
 來告曰吾先君之用也僅而不至于大氣
 也渾而不至於年文也肆而不耀于行又
 不得令辭以定焉是無以顯前人魂嗚呼
 懼辭之不令也以為神羞雖然余曷敢
 不銘銘曰

浮英湛德有媚其軀扶木之東彼亨何衢
 逝言從之方駕並驅去駸其邁生死異閭
 匪命攸制誰之不如我銘孔安後人其須

之

中江吳先之

之異墓誌

人生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昔之教人者必以是為先故義有實藝有分舍是則口耳而已中江吳君先之其庶幾有聞於礼矣乎君諱之巽受小戴氏書於厥考自曲礼檀弓礼運礼器孝記樂記祭義中庸大學諸篇篤信而質行故事親以孝著處兄弟友居家內外無間言遊於鄉里恂恂訥訥如將不勝

如不能言與人交色莊而氣怡士之受業者各厭所欲其教授於廣漢王氏之塾也也郡守往往率諸生造焉逆曦嘗欲以季春聘士豫令就聘者詣縣書行義年若叱吏曰此何時邪嘗因正月晦日為詩有曰固窮用何怕鬼笑暴貴不免千天刑義形於色無所撓奪賊平始應君聘有司以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為問君拊髀曰吾氣昌矣援筆成文再冠多士且科舉之文本非所以知君况尊君父誅乱賊亦分所當為矣獨君為

然而君幼習於礼長於刑

於家信于國人則詞氣之發造次理道固
不可以襲而致者其後就養於郕其子中
孚被郡符校博士弟子員君以書語之曰
父之病病矣其趣歸則語以齊家持身之
法蓋寢疾一日而卒年六十有二嗚呼莫
烈於盜賊之禍莫大於死生之變君處之
不乱其庶於義之實藝之分矣乎今其葬
也中孚請銘余知君之深非余誰其謹按
吳氏唐廣明間有諱肇者苞從入蜀爲鎮
國大將軍食邑於中江子孫家焉至 本
朝其四世孫曰行真曰行軫登進士第至

職方郎中達州太守君之曾王父彥翼則

行真之五世孫也王父諱覺父諱良弼妣

氏吳氏累世登科至君兄弟爲學益力

竟賚志以死然自淳熙至今一門以儒學

顯凡與鄉賦者十有二第進士者五人里

人榮之君於歷代史封凡數四讎校於國

朝故實天文地理字書罔不精治爲文沉

涵有雅致 諸經講義五卷中庸口義三

卷通鑑類十卷國典二十卷今藏于家元

妃揚氏先二十一年卒繼世以王氏亦先

年卒四子長男郎中孚嘉定十年進士

迪功郎郫縣尉次穎行早夭幼符女一人
適從政郎隆州壽縣丞馮元章孫男二
人外孫男女各一人君之卒以十四年十
月戊午以十五年二月某甲子葬君于縣
之懷清鄉合楊夫人之墓銘曰適手足
之容暢肌膚之會禮之在人蓋積小以成
大者也於君庶幾見之而賚志以逝我銘
不磨式穀來裔

貴州文學高君道充墓誌銘

嘉定十有三年天子有事于明堂詔紹熙
三年四月類試舉人特與奏名高君道充
就試入等明年授貴州文學某時守潼川
辟君主中江縣簿君有痞疾累月至是奉
檄而疾小愈未幾疾復作大書于牖曰仁
者不憂樂天也知者不感知命也勇者不
懼信理也以九月巳酉卒將屬纊猶自力
命其子伯震奉盥盥手爲書抵余曰僕晚
得一官不及寸祿以死命也墓道之銘敢
以累子凡縷縷數十言字勁語莊如平生
余執書泣不自持又明年祇召過家伯震
泣請曰昔者吾父垂絕之言公忘之乎余
曰此死生之託也矧嘗受學於君今何敢

以行役爲辭乃叙而銘之君諱道充字與
可一名仲任年十八侍父訪鑿眉山父暴
卒跣護而歸大父母亡恙諸孤惇然見者
卒爲感涕從祖深甫見而撫之曰是非凡
兒也爲除塾招彭祖山宋紹庭希宋元發
蘊教之其諸子同衣食几研紹庭元發
皆眉之秀也著祿之生甚衆君李戴氏礼
兼通諸經徃徃他經生能未言君爲剖析
大指人人自以不及郡縣校官率先諸子
鳴年四十不售更爲詞賦與紹熙三年嘉
泰四年賓薦聲問益彰士之負笈請益者

踵相接近郡邑競致書幣隨資誨誘論議
媿媿聽者亡倦晚歲杜門謝聘即所居堂
之後跨渠爲梁終日其上題詩曰心遠世
塵隔調高俚耳驚其自許益不凡又爲一
小室而作詩寄余謂理窮性達定力勝富
貴貧賤均逍遙君少以才氣口筆豪里中
晃事風生奮髯抵掌不肯出人下至是歷
變久而閱理多非復昔所見矣使爲簿正
得豆區祿何足以酬之而僅予之而亟奪
之邪是歲叩之奏名者五人未旬日費說
之先卒正全徃謝有司旣中車跌而傷其

足亦寢疾而卒君未及拜官亦卒世之爵
不稱德榮不益愧者徃徃而是獨於寒峻
之士利忍弗肯異豈鹵莽於公鄉之間而
織悉於州縣之小吏雖天道亦若此邪君
世爲邛之蒲江人曾祖父永安不仕祖父
宏甫嘗游辟雖多爲時聞人所知會靖公
之變大困而歸取魏氏生四子男君之考
曰大中居長亦取魏氏生四子男君又居
長取張氏亦生四子男長天次伯震以梓
老次同祖三女適趙慶孫郭孫暨蒲乙中
孫男

人外孫男女

人張氏卒於紹

熙二年四子男今惟伯震僅存先是歲在
癸酉君嘗卜縣之仁惠里允山葬元妣張
氏而已爲壽藏焉伯震今以繼母樊氏之
命以今年 月甲子以君之喪今祔銘曰
賢能之書獻于王祖廟寶鎮而偕藏科舉
自獻古意亡東京乃以恩爲郎士而恩祿
初志荒恩書乃俾命不長豈無他人耗太
倉獨此銖較而寸量命也柰何君奚傷

食書劔南西川判官李君

惟正墓誌

銘

李君諱惟正字中父其先本唐宗室占各

數于眉之彭山從徙邛之蒲江至君八十
曾祖仲昉祖隆父大受該慶壽恩累封承
務郎妣■氏君少力學誦書窮晨夜長游
成都學官受知于仙井李公舜臣遂寧揚
公輔公甲成都勾公昌秦眉山蘇公詵李
公親授尚書小楊公亦相與下上其議論
月書季考率在頴行淳熙七年以後凡四
冠鄉舉士之爲科舉者皆想聞風采負笈
從之遊邛蜀大家爭走書幣登紹熙四年
進士時年四十有一猶以讀書未廣調漢
州戶掾凡待戍六年時相豫章京中遠鎮

蜀日知公爲名進士遺君書有曰處間六
年人爲子惜吾欲用子恨未有歷官月日
也嘉泰改元蜀旱甚君令仁壽適雨暢協
序農用有秋明年而禾麥甘露呈祥者七
那人繪爲七瑞圖以侈其事次任僉書大
安軍判官逆曦變起蹇厥西歸辟地於縣
之長秋山大安距武興六舍而近太守安公
濡迹以平賊攝守揚公舍生而取義學掾
史君次秦以膏油熏目獲逃僞聘而君亦
潔身以自全數人者爲善不同歸於明分
義以正人心猗其盛哉制置使揚公輔嘗

知君於孝官至是欲爲君白大安時事君
謂此臣子當分終不自名長沙吳公獵繼
至俾攝崇慶府新津縣今又辟僉書劔南
西川節度判官先時君嘗著書翼論孟至
是翼孟猶未成書公退則竟其說內外勞
勩遂得疾以卒蓋嘉定五年正月某甲子
也年六十有一臨終無他語獨以九十之
親爲念夫人乘陰陽之和致疾以貽親憂
者有矣君乃以著書得疾以不終養爲無
涯之戚是可悲矣十五年十二月某甲子
其孤仲莊將葬君於縣之善何鄉至和里

兌山之原葬有期以狀來且曰先君子亡
恙時汲汲以賻表僅死爲念至控于有司
嚴停戶緩葬之禁其孤不能嗣服先訓乃
貿於陰陽合拊之說迄今始克襄奉若又
不得公銘將無以顯先人之魂余悲莫言
且念君在吾鄉爲先達君校類省試余在
得中荷君知遇若此及不果辭公元妃同
郡費氏繼世成都史氏一男仲莊五女翁
適成都王序之次魏累長次楊伯森次樊
夢鏗以費友龍適楊樊者今皆卒 序之
與余從弟亦卒孫男一人孫男女 人銘

曰

士志利祿詩書爲媒苟得所欲棄如寒灰孰能如君于役于仕研磨編刻之死靡二死亦奚憾有子有書穀爾嗣人永念拮据

魏府君 純甫墓誌銘

昔我祖父生七子男其第三處士府君和孫以後同姓鄉貢府君邦達六曰承事府君孝疇以後舅氏旣而伯仲季皆早世無嗣我祖妣高孺人命承事以季子了翁爲仲朝散府君某後命處士以仲子仲翁與

季父鄉貢府君孝疇之幼子越翁偕爲

季父某後時諸父惟鄉貢在以誠長者爲鄉里所稱饑寒喪疾凡不獲者皆求焉家事從委而我從父兄弟凡八人俱未昏嫁頭戢戢立閭以內米鹽靡秘之事重爲季父憂君爲分其勞居數年季父卒而君益不得自脫矣兄弟以次有室有家門戶日大費用浸屈人猶以望於季父者望君廩廩乎若有不克負荷之憂了翁時僉書西川判官數以書勉之尋召入學省於是越翁已卒所與同爨惟景翁文翁少翁三人甚有志於學者君爲除塾聘師以成其

志或孝好之不齊則委曲縫護惟恐稍傷
弟順之義用能食指數百無一間言者自
叔父卒後凡二十餘年而了翁與文翁得
以一意宦學無所撓奪則君之力也少翁
既先卒嘉定十三年冬十月甲子君卒後
爲言論言輒近理余嘉其彊善而壯於禮
也曾守潼川得挈以自助既治任忽夜半
自執其手呼從弟文翁炳燭視之曰此誰
手也曰兄左手也清甫恍然曰吾今日病
矣吾有四躰而忘其半吾焉得長乎急從
眉山取醫治之則已成淫痺之疾厥明年

五月 竟以此卒年四十有三余仕中
外二十餘年畏塗危機搖落齒髮每有下
澤車疑段馬之慕嗚呼孰知其遂止此邪
清甫取姨之子吳氏再取李氏故僉書劔
南西川判官惟正之女生一女子未嫁一
男子尚志則故奉議郎知靈泉縣高君載
之仲子也清甫未病時以爲同氣所出取
爲己子儀甫取同郡韓某之女生一男子
某以瘡失明嗚呼既不假之以年厥子又
弗克大有所振立匪命也夫匪命也夫葬
以今年十一月壬申墓在 鄉 里

山余方以尚書郎待罪史官不得往視
窆乃爲書此以納諸壙

知嘉定府宋君之源墓誌銘

余昔守廣漢與什邡仝宋君深之爲寮君
貳吾州又獲升君之堂嘗涕泣而語余曰
昔者朱文公旣銘吾先君子吏部之窆矣
子其爲我書之以詔來者余即銘詞而知
宋氏之種學累善非一日也他日又出又
公所與問荅曰中曰性曰知止曰格物此
類凡數帖方文公以講道雲谷四方學者
皆歸之君之羣從首得其語孟中庸大小
學諸書君名之源字積之文公更曰深之
所期君者若此吏部使湖南劉子澄清
之守衡陽文公謂五舉胡子南軒張子流
風遺韻多在湖湘俾君即劉訪焉至衡則
又得永嘉戴少望從而師之由是聞見日
廣余嘗因是而重有感焉且吏部使閩未
遑他務而訪道于文公又遣其三子從之
游彼之俗吏能知是乎三子克承父志數
以經史疑義請問于文公今見于書疏者
凡五六往返彼君驕習靡者能知是乎三
子年少初學而文公已汲汲然翕受而循

誘之降心空臆若施諸大徒高第昔既又
以見此道孤立苟是以則心至未嘗無誨
也余與君相得之深蓋昉乎此後十年其
子伯熙來告曰吾父以嘉定十四年 月
日卒于官舍今將以十七年 月日葬
于成都縣陽侯鄉祖塋之側昔者吾祖之
墓文公銘之而公書之今父之銘不可以
他請也會余造朝謝未皇明年以書抵京
請益力追惟曩事乃不果辭君系出唐宰
相璟今居成都雙流曾祖傑不仕祖維贈
奉議郎父若水紹興二年十中進士科淳

熙中爲秘書丞兼吏部郎終江西路轉運
判官累贈中大夫母張氏宇文氏皆令人
君以父任入官尉江原縣鹽酒城固司戶
茂州令龍遊會吳曦之亂解印綬去賊平
而返當路者以名聞 詔進秩二等尋以
薦舉改官知什邡縣熨戎緝騷部使者檄
君攝通判嘉定府未幾通判邛州會威州
闕使君又往攝事所至吏畏民尤懷之初
知龍州秩滿移洋州朱上又易雅屬南鄭
頃卒爲亂制置司命將將御前軍討之君
謂皆故等夷恐不可任黎雅土兵號牌手

者勁悍可用請自將而前卒賴其力少保
安公丙開宣威幕府與參謀始君未至雅
沙乎夷盜邊既撫柔之及君暫去則夷又
來君倍道還州夷厥角請命君曰夷德無
厭不大治不創絕其餉道示必翦滅復欵
塞矢死無犯璽書褒嘉會宣撫司以調度
急括隱戶拘絕產郡民劉子壬託為姦利
君請身任其事以免儉人倚法之弊有志
未遂而殆始余觀於漢儒自謂得易於何
師受書於某氏門標戶列竊亦病之及觀
申公諸生爲守尉內史者治官民皆廉節

王式諸生頌札甚嚴試誦有法使諸博士
驚問何師信知師道之有益於人加王謝
家子弟耳濡目染氣質隨改藉今稍佚前
聞於所嘗言終不能忘也夫惟有不能忘
也則有觸乎事而不可已隱於心而為
者矣如君之得於師友者若此使假之年
尊聞行知庸可限其成邪君娶洪雅孫氏
封安人二子男伯熙以遺澤補官次伯顯
早夭女適迪功郎監崇慶府酒稅揚子泰
孫男女各一人銘曰
萬里尋師難疑反覆師不倦誨友不慮瀆

始初清明旦晝未措如彼羨楚天之沃沃
循是初心以御物欲迹其所就寧有絕續
我作銘詩後人其毅

朝奉郎通判台州曹君易墓誌銘

嘉泰間余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府方是時
承平日久民物阜蕃公私交裕雖卑官賤
有司簿書筐篋之外多可稱紀有曹君一
致時爲幹辦四川茶馬司篤實而聰執於
余相友善也余爲國子正入與偕至在所
山行水涉于冰干游交儻互發後十有九
年再點班行訪一致何官曰嘗通判台州

焉在曰死矣嗚呼其才若是而用若是邪
其子惟日尋過余曰吾先君子葬未有銘
惟先生之嘗同寮也是以不敢他請余及
叙之曰一致名易其先閩人避五代亂徙
溫居安固之許峯曾祖文甫祖迪父廣居
累贈朝奉大夫母蔡氏宜人一致少敏晤
耆學於書無所再讀下筆數千言登淳熙
八年進士第調尉明之慈溪教授開州南
安軍由四川茶屬用舉主改官知福州長
溪縣主管江浙等路坑冶司文字坐言者
主管某觀起家通判合州年六十八而卒

始未第已名聞太學其再爲校官能使遐
陬僻嶠咸奮於業在蜀惟買書數千卷以
歸長溪豪猾屏息閩人稱之方伯監司聞
諸朝錄名中書食祠官祿七年泊然將
終身余知一致深信其所挾負者得施于
時必有出於人而僅行乎職業之間又不
合以退士遇則見於世不用則亦已矣所
惜者非才也時也娶同縣陳氏賜號安人
子二人惟日迪功郎新上饒縣主簿惟月
業進士女適承信郎前監海酒稅平陽
林湜一致之卒以十三年十月甲子晦年
六十有八葬以十五年十有一月壬申墓
在許峯銘曰 哲 乎動容浩乎蘊中曷
亨其稟而塞彼逢不惠于極以彥我邦松
邪栢邪古斯幽宮

眼眩眼古棋幽宮

享其真而塞於道不惠于歸以老於休

其精峯益曰皆中德容於平蘇中保

重校鶴山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一壬申

為佛老供以嘉定十有四年十有一月丙

子卒遠近民士吊哭不絕公系出唐曹恭

士繇唐入蜀家成都治平間徙蜀州新津

縣曾大父安道大父澤遊學辟雍以恩得

官監酒邛州又徙邛父証累贈通直郎母

大安人廖氏公之子用常孫男愿卜十一

月壬申葬公于磐石鄉孝義里癸山甥叙

守文侯誠之為狀其行以屬銘于了翁會

君命召不克銘用嘗又以書請曰凡書太

史氏之策皆有彝品惟士以節行著則例

齒于達官子非忘諸某愧謝既為登諸史

冊又誌而銘之曰

劉起居之誄曰公之歸蓋傷夫三綱五常之掃地而士不盡知其心制置使崔公與之亦曰舉世鼻息於中獨醒然則公之進退存亡其所関甚重而不輕是爲銘

顧夫人墓誌銘

嘉定十有六年夏五月戊申蔣重珍舉進士第一故事京師給騶哄自端門騎至期集所候王大第供帳左右觀焉時重珍迎侍母顧夫人于京下馬稱壽都人榮之留兩月餘授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御其母

不能於是公年五十有四贈考迪功郎妣孺人仍賜公初品官公卿百執事營其行歌以送之宰相爲摘上語名所居堂曰嘉志郡表其宅里曰節行厥十年而成都京悱又十年而眉山史公亮天應皆援公以請詔悉如故事而二史特官從事郎先是宣猷樓公鑰爲公草制且嘗爲詩及是秉政尚述前事以餞二吏而公之節益著公有別業在白鶴山下爲小室曰枕流號枕流居士前後鎮蜀者率致書弊諮以闕失太守下車首加存訪長沙吳公獵諭蜀薦

士五十餘人以公爲首部使者李公與宗繼以各聞詔特轉承奉郎公笑曰身旣隱焉甲文之癸跡田里賓至無留門者雖晚進末蕪若緩急請劬率容接無厭數公取蒲江謝氏先公五十五年而卒蕭然一室領袖群從內外千指無私烹炊無疾步大聲起居以時食飲有節尤致嚴於賓祀諸從子學連案食共器教養均一用謙與賓貢履登世科公雖喜見詞色所期不止是也一日跌傷又又苦氣淋遺命棺不過三寸歛止時服一衾喪從約葬從速毋徇俗

重校鶴山先生文集卷之七十三

墓誌銘

承奉郎致仕李公僑墓誌銘

國朝士大夫致爲臣而歸有謝舜祖餞之禮若朱昂王周李東之李受公卿以下皆爲賦詩則又漢庭餞客之所未有然而昔之去者夫抵位高而寵極祿厚而家溫其父祖綏卽厥爵其子孫重侯疊組者也不然則韓文公所謂賀問未歸弟廬已萃未燕于堂已哭于次者也又不然則三馬食曹而作宜去之書一龍禪宋而興歸來之

嘆者也乃若奮身寒苦老不待年恩寵漏
泉歌詩載道則自臨邛李公始公諱僑字
德秀早從方舟先生李公石寂通先生宋
公興遊考卒諸第事公如師迨仲氏何貢
于鄉厥三年公與叔氏民彝繼上而民彝
第進七公以索居益得肆力于學晝誦夕
惟凡十有六年劉起居光祖始拔公于類
省試明年擢第廷中授司戶成都以祿不
逮親願上所得官以爵考妣朝論謂非故
事不可以光宗皇帝御批其志可加特依
所乞其訓詞謂非追遠報本不解於心者

以歸于常之無錫方榮聞四馳惕然如將
弗勝鞞輝潛實益求其可願者竊所器愛
焉明年重珍以書來曰走也不天以禍吾
毋魯不及豆區之養嗚呼尚忍言之吾母
餘十歲于外家管氏一日父母家絕糧
毋祝髮而號曰天乎吾親之未慙也此髮
其有售乎命粥於市得百金以給炊自是
父母家生理浸蘇若有相之者迨歸我先
君事大毋軒氏樂而忘其疾我諸父七人
或夭或貧先君不能自振假館于人吾母
贊治室事既備且戒能誦習五經論孟親

以授重珍有關於孝義則伸而復之重珍
既孤諸父給以饋粥毋治絲枲取毫末之
羸以衣之嘗驟寒無衾重珍竟而溫如則
吾母紉績以覆之且語曰保汝以奉先祀
也重珍泣數行下孀孤之人不堪其苦或
以貨誅重珍爲之子而奪母志以配累奉
得官者吾母叱之吾先君之未泯則母之
力也重珍年十七爲人授小學有襦鶉結
忍敝以待束脩之入他日吾母持敝襦於
諸父曰願藏此俾無忘貧賤時有欲妻重珍
以女室廬田土皆具毋謂勿孤得不死者

諸父之力謹毋他徙乃固謝焉重珍年四
十餘始獲齒名于進上籍冬立之前日親
黨賀吾母生辰母曰吾雅憚宴娛今不聽
汝爲之後將有悔重珍斃然以疑季冬得
疾月正元日而卒身後惟破楮敗衣嗚呼
天乎使吾母居約蹈困而曾不食子之報
也今將以三月庚申葬下謝堰之原祔先
居兆重惟昔試禮部嘗以文字受知于先
生由是幸有錄于門心授神子非他人面
交勢合比也墓中之石不可以它屬某嘗
聞之國人曰重珍之父南式資方嚴爲子

該贍不事舉子業其卒也重珍方生十年
顧夫人持家教子有儀法讀書至男子中
右婦人由左誦之尤喜言李氏斷臂事以
爲婦人義當若此所居雖容膝而檢防內
外凜不可越然則今於重珍之請也曷敢
不諾顧氏晉散騎常侍贈侍中榮之後世
居建業入國朝徙毗陵曾大父某大父某
父某子男一人即重珍女適李大年孫女
人銘曰先儒有言婦適不再婦適而再
飢寒之害然飢寒之事小而失節之罪大
此豈婦之責也抑爲士也之戒自義理之
不競渺世途之焉屈雖本無飢寒之迫已
莫知此身之愛備哉夫人七十九載困窮
陁阨而若是介百挫一忻亦莫之待琢銘
幽宮其永勿壞

朝請大夫太府少卿直寶謨閣致仕

張君 午墓誌銘

嘉定十六年秋朝請大夫太府少卿張君
年六十有九引疾求謝疏四五上 天子
重違其詔詔直寶謨閣知眉州君出國郊
意甚得在道猶喜見歌詩厥明年春二月
戊辰朔舟次蕪寢疾卒赴聞湖詔贈朝請

大夫下所過郡國發民護其喪以歸於是
孤世永叙次行實永銘於史官魏了翁以
葬自惟得生最後淳熙五年君舉進士了
翁始生試吏爲西川僉書判官軍不屑管
庫之卑獲爲寮馬最後復侍同朝爲忘年
交然則銘莫如了翁宜也長氏故晉人晉
別爲韓張氏相韓五世留文成侯八世爲
司空皓生綱爲廣陵守廣陵葬犍爲武陽
今黃龍赤水大墓巋然子孫守墳有千餘
年不去者廣陵三世孫爲廣陵守則崇寧
張氏之祖也各德相望蜀之世其家皆莫

先焉君之曾大父孟程大父弼直再世登
科曾大父官至左朝散大夫贈良議大夫
大父官至左朝請郎考許僅改宣教郎然
二子皆以儒術世其科贈中奉大夫配臨
邛韓氏贈令人君韓午字智夫事親不忍
一日去左右父沒事伯兄申尤謹資簡重
諾呐呐不出諸口而遇肯綮立解始調尉
新繁以外難不行再調尉籍縣監司檄攝
洪雅龍遊二縣又兩易江原尉旣還郡守
寘幕府凡三書考而食籍縣之粟纔半年
爲令貴平辟幹辦潼川路轉運司以內難

去除喪堂差監成都府軍資庫用舉主改
通直郎知宣化縣通判隆州知廣安軍又知
達州召爲工部郎中遷兵部歷軍器監太
府少卿居官儉科僅足郎捐以遺民曰賦
有常数而求贏焉是厲民也與其無赫赫
名而不失撫字之意公退讀周公孔子孟氏
書曰是扶世立教可一日不親 宣化以
軍興調民出庸縣爲錢三千萬當四年之
賦君召里民俾自推擇秋毫不出吏手見
謂平允吳曦叛謁守薛九齡勉以討賊自
募士即劔外俟緩急首得平賊詔書馳白
瀘叙守其後薛侯以有備蒙賞君謂此臣
子常分終不自言也廣安有水訟怙勢者
君戢之不少倣反見譖于大制置安公檄
君上印君即詣臺劈析中理安不能奪命
反厥次尋以制置使董君居誼屬理訟牒
事情俱得上姓各于朝未報徙知達州詔
任蒲赴行在奏事君入對首言君德三事
曰仁曰明曰武次論蜀禍已極願早擇帥
臣尋因轉對又極論軍政之弊論對言朝
廷未嘗主和人乃意其必和未嘗諱兵
論以一人心推誠疑沮內治作輟願明國

論以一人心推誠於剛方之士毋以虛文
進之致審於剴切之言毋以文具聽之其
間又論內帑版曹之弊及三邊制閩山東
歸附甚悉上曰內帑誠不及向來又曰蜀
中兵火可念又曰事當慮後上臨朝淵嘿
至是爲公改容陛楯者皆愕貽其後又以
兵部對論蘄黃虜禍三邊功賞語多激切
方駁駁向用而歸志浩不可挽矣早歲與
淡齋王公灼遊爲文平實典雅有家集二
十卷皇雅饒歌二卷西漢評五卷古律詩
五卷元配某郡王氏知昌州拱辰之女繼

室同郡蘇氏皆贈宜人今夫人郟縣宇文
氏封宜人男一人郎世永修職郎廣安軍
岳池縣主簿女三人長適進士惠脩次適
文林郎新奏辟蘄州路提刑司幹辦公事
章夷清季適進士黃褒適惠黃者亦先卒
孫男一人牛僧當以公致仕思補官孫女
二人外孫男女二人世永卜寶慶元年三
月甲子以治命葬君于本縣至德山庾岡
之原公且去國訪了翁于休沐舍請以言
忠信行篤敬二語書諾深衣之紳了翁敬
諾而篆焉迨啓手足曰以是劍我然則君

所質行果在是與奚之死而弗亡也是可
銘銘曰 言忠信行篤敬斯二者天所
命言若易聖猶病嗟張君服是訓非此紳
目不瞑誰無死斃於正我作銘表終令

直煥章閣淮西安趙君綸墓誌銘

自六飛南狩厲志克復非以江陀海陬爲
安也不幸而權彊封寇託有位以行其私
慷慨憤激如忠簡趙公與一時善類幾遭
孥戮之禍惟天聰明潭惡胙善雖不幸而
殞於迂謫者猶以不泯厥祀然而車攻吉
日江漢常武之盛不可復蹟至于今百年

而是非靡定則誰之罪與忠簡之曾孫直
煥章綸嘉定九年守信陽金虜元帥高乞
將步騎一十萬入寇煥章公馳至郡繞城
浚隍蒐軍實勵將士說袁海于囚拔董思
明于野皆授以帥虜薄城下公擐冑乘城
矢石如雨虜氣沮拔柵尋火攻甚急密遣
統制官康孝先率死士間從抵虜帳斃其
酋注首槩上虜棄攻具走然猶擁兵復進
士殊死戰公趣其孥至以安衆心調遣兵
糗糧蔡息問曰楚城砦公以飛虎義士克
敵信效諸軍列柵淮壩間出游騎以誘之

一日與虜遇乘勝逐北一舉而盡俘之於是開納降附弱者贍衣食壯者隸軍伍厥明年正月謀言虜治兵公乃以鄂軍及信效義勇諸軍專禦以飛虎軍爲游擊城諸砦土豪各保其地而身率邵僚分隅爲城守備二月虜盛吳先犯羅山尋縱燎迫郡城公登授方略遣飛虎統領許用先提精銳出城及其未定急擊之殺傷甚衆虜猶以步騎二萬環城分萬人阻城東諸山而公臨督將士無不一當十虜敗走又明年正月虜圍浮光棗陽二月破光山縣公

曰光吾膺齒國也會光守柴君叔達使使求援衆請自守公曰不可遣董思明與表海軍援光而以飛虎軍爲後拒邵教授程光廷督之會詔班武功爵益感奮公乃募勇士間道入光約表裏破賊師次求城總餉者忽欲移師防江公又持不可特破虜少窩鄂裨將李遵戰死虜乘勝入梅林列柵據開取倉粟江面震搖公懼虜得因糧召思明授成筭令倍道抵關絡馬山谷間而步出胡家衝魚貫而進攀木緣崖二十餘里設伏於隘遇虜候騎擒之遂拔柵

而入焚虜卧帳虜蒼黃奔迸我師憑高蹴
之呼聲振山谷奪其徽幟書敕牛馬雜畜
不可勝計盡得官軍前所遺資仗民老弱
陷賊中者皆拔以歸會淮西將師四集虜
大敗遂解浮光之圍自公守信陽虜再戰
皆北至是越境出奇威名震懾時江淮聲
聞久絕中外憂恐捷書至士大夫抗手交
慶然媚嫉亦自是始奏公之字曰右任五
歲誦書入耳不忘年十九從朱文公於富
沙既孤事後母孝撫弟妹有恩丞相忠定
公汝愚每謂渡江諸賢處事精審無若忠

簡公比爲相召公兄弟與語嘆曰遠器也
乃白上錄忠簡舊恩並授登仕郎丁毋林
恭人憂服除調監鹽官縣催煎鹽場秩滿
移澧州安鄉令賑飢興學會姦林甯聚公
集義勇民兵即巢穴捕誅首惡餘黨悉平
宣撫使吳公玘表諸朝尋主管荆湖北
路安撫司機宜文字時議散遣沿邊忠義
或慮召變制置使李公大性謂公曰惟子
可以已之至公郢忠義將董達方激怒其
衆公推誠諭之勉以赴選或歸農若隸尺
籍皆大喜過望更白置制使留茶商忠効

一軍補兵籍以安反側於安復荆門隨棗諸屯踴躍聽渠率孟宗政刘世興扈再興等後各能捍邊有功名公所識拔也在郢聞土兵謀焚忠義將韓師愈之居爲亂丞造其廬道遇賊首狄烈叱之曰韓氏有警吾先斬若至則開門秉燭而坐賊逡巡遁散乃訪田里疾苦而振貸之民流有歸殍有藏桑稼勸功剽盜不作楚人始忘乱用薦者改官知潭州益陽縣開安公河以避洞庭風濤之險通判江陵府數平冤獄郡人賴之猶以進士舉與計吏偕入屬有邊

邊 朝廷知公才 道拜信陽軍以却敵功進秩三等賜尋除大理寺丞力辭改直秘閣仍守信陽節 軍馬俄以賊首虜進秩二等除太宗正丞兼權右司郎官直煥章閣知廬州安撫淮西節制本路屯戍軍馬道改知江陵府安撫湖北至官未久以言者論削一階罷明年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尋直前謾還元秩嘉定十五年九月以舊職起知廬州安撫淮西十二月十四日丹次丹陽屬疾而卒年五十九積官自迪功郎至朝議大夫妃宜人徐氏子璧

將仕郎女適承事郎監嘉興府華亭縣市
舶務張猷舉公手儀脩偉個儻有大志少
從諸父語及忠簡公事慨然以世業自詭
及仕嘉賓客輕貨財睦族振窮適郢之役
董達軍中致饋可百萬錢日例也公謝絕
之爲郡凡公饋悉以賞捕寇者江陵罷歸
無一畝之宅僦居長少尋歸蕭山爲屋五
楹僅庇風雨若將終身焉有時齋遺藁二
十卷十六年冬十有二月甲子葬于紹興
府蕭山縣孝悌鄉古井灣塋故奉議郎賜
緋衣銀魚累贈朝議大夫妣恭人陳氏祖
汾故宣教郎賜緋衣銀魚累贈金紫光祿
大夫魯祖郎丞相贈太傅豐國忠簡公也
璧以書來言曰忠簡不幸而輔佐中興之
業不足天下以爲恨惟先人勵志興奮又
不幸而不年所不敢知曰天也夫子論次
舊聞知忠簡宜詳則銘先人以附忠簡之
哀不亦可乎乃爲之銘曰

帝命明辟紹開丕平賚厥哲輔言授國成
曾足登崇曾足翦棄殲我民特民罔攸旣
曰予不臧亦罔克長雉戍燹姦綏靖王略
有皇命服胡畀金玦償典不貳以令厥終

勒銘于寤式紹豐公

陸伯微持之墓誌銘

嘉定十有六年冬正元日先皇帝御路朝特詔陸持之祕書省讀書持之字伯微故象山先生文安公之子也固辭不獲命既至又詔以迪功郎入省余時秉筆太史一見如舊交明年之元日余為祕書監又得同省余嘗傍所居室曰自菴伯微問所以名余曰易象於天行言自彊不息於叨出地上言自昭明德天之健也日之進也非以為人也伯微竦然曰吾所素講也為余

作銘大要謂義襲而取之與集義所生當致辦於內外賓主之分以發名菴之義余以是益竒之伯微凡再乞歸不許一上郎位轉修職郎冬十有一月詔與堂除屬官室慶元年春差幹辦浙西安撫司命未下而伯微病矣請致其仕特命改通直郎遂以三月甲子屬纊年五十有五諸公貴人嗟惜同声競致賻恤始得脫輜于牖下厥十月其孤以書來曰先君之葬既卜兆于文安之墓側卜日于十一月之庚申重惟知先君莫子若也識寤之文敢以他屬諸

孤杖而執事于殯使先君之門人張璞以馮魯所次行實請于其母辭也嗚呼伯微余益友也銀不敢不諾陸氏之系語在文安誌狀伯微曾大父馘大父賀贈宣教郎生六子季曰九淵學者尊其道稱之曰象山先生終奉議郎知荆門軍娶吳氏封太孺人生二子伯微其長也生而英晤七歲授筆成文文安授徒于家伯微侍側從容出一語同堂生莫能易也為敕局刪定伯微年纔十三嚴重如成人開講象山徒衆百人有未達伯微爲敷繹厥旨出守荆門會

郡治失火伯微倉卒指授中程文安器之文安沒伯父梭山先生九齡言動必識事太孺人以孝謹著盱江利文伯文安高第也佐邑金谿伯微將師事之謝不敢當與人語有所啓發誦之終身凡可以資取成德者如憤如失迨其畫然啓油然得氣豁神竦昆弟友朋或訝其日改月化伯微不以自足也尤善觀人氣有純駭才有高下抑揚開闔各中其會開禧北征伯微屏居且二十年矣憂時不懌乃歷聘時賢將以有告過九江見徐公誼時議防江伯微請

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為江守徐又問伯微具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徃徃皆以血氣盛衰為銳情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分数先入于中愚恐其為之難也余憮然留與語數日又之鄂謁薛公叔以項公安世之荆謁吳公獵爭先延禮尋皆謝歸著書十篇名以驚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與選既下第即所居講授生徒有池舊名百薦遂以薦名堂著書有易提綱諸經雜說常平使袁公燮薦于朝謂伯微議論不為空言緩急有可倚仗不報豫章建東湖書院連帥馳書幣強起伯微長之尋以太孺人年高辭歸居四年衛公涇又致之累辭乃就諸生習於間放出入無節伯微每旦會揖即編其姓名下牒不至者麾之由是皆集遇有講授衛公率僚屬徃聽焉其教大抵使人反求近思以不失其性之本明與人言踈暢磊落而自律嚴謹驟見若和易至反覆問辯則壁立千仞無少假借人有思念旬時不決若累

千百語不能竟伯微判之俄頃盡以一言
蓋其生長見聞既加一人等而精敏強濟
又足以踐其所聞然而晚得一官閱卜
有九月而卒世之爵不稱德榮不蓋愧者
徃徃以是獨與儒生學士銖較寸量嗚呼
天果夢夢矣乎二男子溪洞四女子尚幼

銘曰

金谿之陸自象山氏梟令季彊以學名士
天嗇厥施罔庸于時僅垂空心以淑尔私
謂天嗇之而壽厥後吁嗟壽矣亦罔克壽
永興之阡英烈言言有稽陸李茲維其傳

謹堞分畫捕定賊已遣諜窺関公得諜詰
之縱其舉火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
數百銜枚突至公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
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公引
還耄釋羅拜相屬公繇他道以避之事聞
詔陞本州推官中書省籍記姓名治疑獄
決滯訟攝顏邑弭亂卒臺郡皆大之去之
日軍民遮攀泣送者至數十里調主管夔
州路轉運司帳司大寧鹽井弊端如蝟積
負至九十餘萬斤公徃視之旬月償及半
踰月則告羨矣既歸疏利病十條使者上

諸朝民至今便之凡米鹽錢穀之寄視星
出入夜復閱文書率漏下十刻掌備邊團
併諸藏遇使者新故之交府人持白金
以請于公曰此羨也生者當得之公怒以
白使者盡更其弊商人請官鹽率不及數
而官糴商米必求贏公悉爲釐正南人仕
蜀歸舟或挾商貨或部貢篚以爲利公輕
舟出峽引見便殿改奉議郎知信州玉山
縣未行召對公條列三事首言民力困於
貪吏軍力困於債帥國家之力則外困於
歸附之卒內困於浮沉之費次論四蜀銓

注科舉之敝次論大寧鹽井本末

寧宗

皆嘉納之除大理寺丞迁大宗正丞權工
部郎官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爲人後
有過礼吏請脉亡執莫敢自陳公曰其長
推行之會朝議燕邸近屬赴朝參者少命
公易班以壯維藩之勢公以踈賤力辭弗
允特授吉州州刺史提舉佑神觀訓詞略
曰藝祖創業垂統而支分派別浸成踈隔
顧瞻班序慨然有懷又曰藝祖受天明命
文昭武穆宜萬宜億乃環顧在列踈若晨
星朕心憊然始知廟謨已定弗可轉也未

幾廷紳有請謂宗姓換班人嘗舉進士者請視朝士聽輪對意盖有屬也公對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事辨之人朝紳清選也以緘默爲靖重以刻薄爲舉職以無所可否爲識躰間寄重任也以大言爲有志以使過爲知思以不待指授於朝廷爲有才臣非敢厚誣天下以爲誣人志有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耳次論宗學之建朝廷美意也校定法不視太學而視武學外舍優校必待公試中選而後陞一請一免而不得援求免例已陞內舍胄監

前名而不得注諸州教授名爲重之實則薄之恐非風厲之本旨也除成州團練使賜金帶令服繫宝璽恩進和州防禦使今上登極恩進潭州觀察使以公族近師恩特加厚又進安德軍承宣使公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明君道總治統收入心敷對移晷上爲動容曰卿所陳極明要於初政所係尤切越明年復當奏事論祠祭不蠲禁衛不肅凡皆職分所當言者慈明宮上壽升節度封信安郡公自男爵積戶至三千九百食實封六百不辜足疾歸家

累歲而歿某竊嘗恠周有天下內而三吏六
聯外而五使九伯類出於同姓之英至秦
漢以後于五百年間獨未見一人同國家
休戚爲王室經重如古所謂同姓之卿者
二王之運流行宇宙亘千載如一日未始
有今昔之間而天之降才尔殊何也古之
待同姓推尊祖以及於敬宗推敬宗以及
於收族盖自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庶
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則系之以氏統之
以宗合之以族凡有事於廟廟之子姓各
以昭穆爲序旅酬賜爵昭穆各齒內賓宗

婦廟序以倫盖不惟奠系明統亦以別嫌
明微是故兄弟之國不廟先王公子公孫
不皆袒禰其先君凡以厚其別也况又養
之於成均以觀其德行列之於王闈以考
其中失其朝夕之所與居者俊士造士也
觀感而志喻者正言正行也夫然後處之
以國邑授之以民事旬稍縣置之采六遂
之餘地各有公邑其有功有德則裂窬外
之地而侯之士田陪邑祝宗卜史宗氏分
族以寵綏之或世其爵祿或入爲公卿大
抵親有等則人知敬宗族有別則人無覬

覲又為之建學立師而居有教餼廩授田
而生有養則其內閒兩社以補王室外分
三士以翰王略親親賢賢之效後世鮮儼
焉乃其所也周自始祖暨于未孫凡享有
民社二千餘年秦雖僭倂猶三十餘年弗
敢竊號也乃自春秋以降惡嫌遠倂自翦
其類所謂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天土
藩翼之衛者豈惟秦事然也自二漢魏晉
至于齊梁隋唐之季亦莫不然其間豈無
以經術稱以詞華顯然不過為韜光晦迹
全身遠害之圖而猶有不免於禍者然則

妾媵故訓詞有曰爵祿褒嘉不改儒生之
習威儀謹飭蔚爲朝著之華蓋知公之深
者娶江氏殿中侍御史躋之孫封淑人賜
冠帔遺奏上進封郡夫人子男六人與滿
八歲能屬文早夭與汝以混補第 入宗
學舉嘉定十六年進士今以承直郎特改
差西京中嶽廟換尚書左銓與潞宗學諸
生紹定二年進士承直郎今監嘉興府比
較務與沈嘉定十六年武舉紹定二年換
試進士出身今以承直郎當赴尚書左銓
與翰忠翊郎監饒州戶部贍軍酒庫與澧

京學諸生紹定五年進士脩職郎待年官
女一人嫁儒林郎福州司法參軍唐慶遠
孫男一人孟植孫女二人尚幼銘曰
維宋三宣藝祖維昆藝宗九支孔曼且蕃
維信安公秉德靜淵敷歷中外風績言言
胡不用之屏翰城垣居之著定位大爵尊
蠱飛而朝會盈而旋弗究弗宣弗振弗年
分有所制以親護賢我明古制識恨丘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四

墓誌碑銘

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贈特進謚

文靖朱公神道碑

恭惟 高宗皇帝聰睿神武格知天心自
大難甫平深惟國本之未建乃紹興元年
四月戊申以至和故事面諭宰臣宗尹等
厥旣得人是為 孝宗皇帝由是詔書數
下聖意益白紹興末詔御史中丞朱公倬
知貢舉舉人劉朔論賈誼通達國躰在於
豫建太子公擢爲第一公平時造膝未嘗

不反覆及此至是以典舉復命又論奏又
之上再三稱善田是被遇追建王正名從
幸時惟陳文恭公與公實左右高皇事無
小大必以諮問矧揖遜大事益孰聞之三
十二年春二月 高皇還自金陵公以年
及七十引禮律求謝手書不允請至三四
高皇諭之曰卿風采誠未嘗舊然處
欲引去何也知不可奪乃六月己巳詔以
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官會
孝皇外儲中外流傳疑信參半諫大夫故
與公有怨乃以風聞上疏 孝皇知公無

他比再上降資政殿學士詞臣承望至謂
元良天下之本乃覬疇庸不知君臣之間
嘗有異論也授受之意屢行詔諭誰不
知之矧公自典舉嘗白發其端繼以臣隣
陪扈出入與聞政幾脫有欲言當不待臨
事而發也公之所啓不過曰靖康之事正
以傳位太遽盍姑徐之揆諸人情此亦愛
君之至者 高皇決不以為忤而 孝廟
仁孝篤誠未嘗至於趣得則亦必不以為
疑陛辭之曰 高皇諭云所論於鄉何與
朕欲過德壽宮卿且歸侂年歲當召卿明

年公以致仕聞 孝宗謂輔臣曰朱某有
性氣如何便欲致仕輔臣以赴聞上曰可
憐可憐血典一如前宰相遂詔復元職自
通奉大夫贈特進致仕遺表思澤凡十人
然後人知兩宮果不以為忤也迨淳熙初
公之子端厚端學侍魏國太夫人于行都
六年以憂去端厚自左藏東庫除將作監
主簿易太府寺簿端孝自左藏南庫除大
理寺主簿皆出自震斷服除端厚又起家
大理丞端孝太府簿尋遷丞至是人益疑
傳聞之謬淳熙十四年公之孫著舉進士

唱第之日上顧謂二相王淮周必大曰此
義方之訓二相出以語人人又知 孝皇
於公歷二十有六年東記未嘗忘也某每
惟帝者之盛猶曰惟口出好與戎蓋授受
之間古人所甚畏以范文富諸臣定策之
功人知勿敢言微王同老自陳寧沒身不
見錄主其公與予之議未嘗有異論也猶
曰指社稷為他家而譴之微其子仲脩一
言亦將無以自白雖然是尚有可諉者曰
出好自口與戎自口故言之而不自為德
也不見知而不敢辯也今 高皇之蔽志

踰三十年而孝皇以繼志爲悅不以位爲樂凡皆中外所共知是豈較此遲速之間者今如言者之說則淺淺議聖德也公之知不知庸何恤而揖遜古今之盛觀此不可以不辯後此者四十年著爲左帑其始獲託交每訝公前誣既白而銘謚未請又二十年獲侍同朝始知以文靖易各著嘗從以語某曰先文靖即世既六十年昔者任公文薦嘗狀其行治尋厄於火王公普嘗銘其年闕它未有紀子於前言 行槩嘗有聞盍爲我誌而銘之某弗敢辭公字

漢章朱氏自曹姓其後顯帝之後曰陸終終之子曰安安之裔孫曰俠周武王封之千邾至儀父十二世矣後八世爲楚所併子孫去邑爲朱氏世居沛國相縣至漢大司馬長史詡生大司空浮浮生下邳太守永永九世孫吏部尚書尚生司從質二子禹卓禹坐黨錮之難子孫避地丹陽卓之後爲唐宰相敬則唐末公之七世祖又避地下閩遂爲閩縣人其丹陽之別乎曾祖考翼累贈至太師追封衛國公祖敏脩皇朝奉郎廣東路提舉常平贈少師考庭佐

皇從政郎太學博士累贈太保取黃氏
贈吳國夫人故宣奉大夫積之女生四子
男公爲適長生而秀異曾祖妣周國疾亟
猶撫之曰是必只我家恨不及見之少長
誦書日萬言少師愛之寢食必俱朱氏世
傳易公尤極精邃未冠以鄉舉至京補太
學內舍生丁吳國憂哀羸不勝衣服除又
居太保憂宣和三年復鄉舉法公以選登
五年進士第調常州宜興縣主簿虜將入
寇居民求辟地公爲具舟給食全活甚衆
亡何民告滂干郡郡委公閱實公爲蠲田
租至九分若全免守怒將擯治之旣知公
秉直堅確乃俾攝屬張忠獻公薦公召對
除廣東路茶鹽司幹官再用薦改除檢察福
建廣東西經費財用所屬官明索爲宣諭
使至東人憚其風声獨於公慰薦甚異謂
之曰宜與寇至脫民於死者非公邪民至
今思之遂表于上時方以劉豫爲憂因賜
對策其必敗高皇大喜詔改合入官與
相秦檜忤出教授越州叅知政事張守帥
浙東又以表于上除教授諸王宮檜惡言
兵公所論掩骼又忤檜有邊警言浙東制置

使梁汝嘉以公詳練表攝參謀有捕獲群
寇梁屬公與呂稽中鞠實公獨得二人黥
竄之餘釋不問曰吾大父尉崇安日有獲
寇二百坐死者七十餘大父謂此饑民剽
食耳未可及以三尺繩之也悉緩其罪耳
不以徼賞今吾其無愧大父乎蒲秩還里
辟秦禍食祠官之祿十餘年家藏書數萬
卷皆手自校讎除通判南劍州凡四年乃
上建寇阿魏聚徒數千建壤接而卒悞不
可用公以信賞擒獲一境賴之差知惠州
陞辭因言嘗策劉豫必敗 高皇日記得

記得鄉父淹何所公曰厄於檜上慨然慰
諭曰惠陽去朝廷遠賴鄉撫百姓如朕親
撫之目送公去旬日忽問大臣曰前日之
對誰為薦之曰守臣陞辭常典也上令亟
召對政府有未知公者曰已去矣遂除國
子監丞公聞命還眎事凡八閱月以職事
轉對建請勤恤民隱未幾除提舉浙江西
路常平二三大臣亦罔知上意忽特命自
今在內除提舉官令朝辭上殿蓋為公詩
也公首登對上曰近來內重外輕今鄉以
朕親擢之人出為部使人皆知內外之任

均又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卿乃除右正
言二十七年燧也二十九年春二月進侍
御史秋八月羗國子監發解所監試官冬
十二月進中丞公自爲臺諫眷滋厚而心
益畏常言人主任我以耳目託我以腹心
非報怨任氣之地必須上荅天心不爲子
孫植荆棘也每上疏必夙興告赫然如
上帝之我臨朝論方畏言邊備公悉力開
陳言詳氣定雖逢盛怒不攝在言路久薦
人論事以至發倉廩蠲米價減私鹽覈軍
籍抑配禁州縣科借允以兵利除蔽無慮

數十條率焚藁不傳公經學醇深經筵侍
上多所稱善自典舉還遷參知政事明年
拜尚書古僕射公控免之詞謂一言寤主
詎緣左右之容人以爲榮月餘詔提舉三
朝國史詳定一司敕令明堂加恩進封開
國公金亮寇江公陳戰備應三策且謂兵
應者勝上曰卿所言三策甚當朕書於坐
右朝夕思之虜勢寢迫公又策虜三事上
焉者爲耕築計中焉守備下則妄意絕江
然臣謂多從下策可無患焉旣皆如公所
料史忠定張忠簡虞忠肅劉忠肅之進用

公皆有力焉王魯公陳福公及王公之望
芮公擘亦公所薦也有議敷編民助軍者
公力止之有求迂進者公曰此朝廷之名
器豈容以市私恩扈從親征憂邊思職寢
食俱廢得鼻衄之疾上方和藥以賜詔同
知樞密院黃祖舜拊問而公去意不可回
矣公事親誠孝遇族黨州閭以厚未嘗言
人過無声色之奉每飲食衣服必曰吾父
母恭儉積德以遺子孫吾德不逮何敢享
此昆弟姊妹凡八人昏嫁衣食咸取給焉
最嗜書搜訪古今圖史不遺博見而強志

天文曆數之學尤所究心元配劉氏僅兩
月而卒贈相國夫人繼氏李氏右宣教郎
孩之女生膺九封至國夫人年七十有
八二子郎端厚端學端厚終中散大夫知
汀州贈中大夫端學終中奉大夫直秘閣
三歷郡四持節贈光祿大夫女四人長適
某官劉浚早卒次適某官張次某官李
璿某官陳宋衡孫男二人曾某官著今
為大夫吏部尚書兼侍讀孫女二人
適某官某官曾孫男男人某官曾孫
女人公夢以隆興元年六月甲戌葬以

二年五月辛卯墓在懷安縣山鄉飛山之
原銘曰

維文靖公器遠識冲勩相中興而閱其能
敬保元子而泯其功彼不我知謂我覬庸
赫赫兩宮照知臣忠有子有孫簡在帝衷
明明上天亦臨尔躬有孫有曾式亢厥宗
觀湜知渭觀火知風我銘有徵匪私乎公

中大夫祕閣修撰致仕揚公墓誌銘

上踐祚之元年揚公子謨與蜀士五人咸
被時招公自嘉定八年累疏乞身書祠官
之考考滿不復以請閒二三歲朝廷必時

其滿而申命焉於是卧家十有一年矣聞
詔辭不就士為公出處謀者不一今屯田
郎度君正移書強起公公於屈伸之分氣
之已審固謝焉二年九月寢疾遂致其仕
已卯屬續年七十有四先是公於縣之南
山築室聚友號雲山書院嘗曰我死則葬
于是山至是孫仁舉卜日維四年十二月
庚申食則今紹定元年也乃以書諭某曰
維我先君子經德履道克純厥終海內知
心宜莫子若幽宮之銘敢以煩執事某執書
泣曰今復有揚公邪士不幸而不生於三

代之前師異指殊無所統壹其亦幸而生
於國朝諸儒之酒理明義精有所據依雖
然抑又有甚不幸者焉陰戾鬼神之順性
命道德之奧與夫爲人爲已成已成物之
理元儒之講析旣精酒學之誦說滋廣士
習其讀玩爲常談甚者託之以飭詞辯假
之以獵声利反以爲學術之累有如明辯
而篤行純德表裏令名始終人無知愚皆
曰浩齋先生者則走也雖藐焉罪疚寧敢
以他爲辭謹爲叙而銘之揚氏世居華陰
僊谷至唐太保漢公之曾孫庭輝入蜀爲

普安令後居潼川五季時有爲銀青光祿
大夫潼川討擊使者徒飛鳥生魯珣魯珣
生延秀延秀生惟廣惟廣生士達士達生
南重新重生裕裕生四子男其仲曰知章
該累舉恩不復仕自號雲山老人累贈至
通議大夫妣同郡何氏以淳熙 慶壽恩
封太孺人累贈至令人公字伯昌自幼孝
友端慤能誦書蜀文通泉王晉卿教授諸
生爲第五等公時年十六受學旬歲已輩
行高等旣冠有大慮周程子諸書雖傳於
蜀於特未廣通議遊廣漢得張宣公之學

以授公且誨之曰欲造聖門先從此入若造深養熟內外合一治已治人之道備矣公朝夕究圖凝然一室徃徃踰月不出戶自是默識聖賢下學上達之序動靜語嘿不違乎誠淳熙四年以詞賦舉于轉運司會父卒七年就外省試文靖胡公得其文以為有格君氣象置諸優等入對太問方阜陵銳意於治發策數十條公對略曰帝王躬行之實莫大於學學者政事之本也雖然欲極乎學之用不可不求其要何謂要行之以至誠要之以不息是也大學之道

自正心誠意以至乎平天下中庸之道自尊賢以至於來遠人皆不外乎至誠之格言臣不知陛下之躬行果誠與抑未歟臣試以天人之應而卜陛下之誠則知容有未至也又曰臣聞之道路謂陛下左右近習之人雖無顯然害治之迹而諂諛欺矯實繁有徒故凡求於速售者率造宦寺之門珠玉錦繡以充苞苴絡繹于道而陛下有所不知此非細患也孝宗嘉其直擢寅甲科益自鄉舉至是三試皆第八人歷綿州廣安軍教授調崇慶府錄事參

軍茶馬司改辟幹辦公事未報堂差成都府教授以舉主改通直郎知隆慶府晉城縣通判成都府權發遣黎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勅差四川類省試院考試官召赴行在除尚書吏部郎中遷軍器監仍兼郎宣差御試詳定官遷大札少卿主管右治獄累請補外除直華文閣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凡再兼知嘉定府又累請歸田進直徽猷閣凡再任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差知隆州辭不就直顯謨閣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

觀提舉亳州明道宮召赴行在控辭未報乞守中大夫飛鳥縣男致仕詔除祕閣修撰公始職教二郡皆以義理訓迪諸生成都學官蓋四蜀之士咸在公之餘論漸被滋廣在晉純用詩書不雜他術爲諸邑最歲早捐縣帑之贏爲民代輸者幾萬緡李公壁除兵部侍郎舉公自代公未嘗有書尺之數成都帥守謝公源明繩下苛急莫府憚之公於事無巨細劈析是非雖逢盛怒率爲公屈後嘗語人曰吾幾失揚公碣門蕃部寇邊宣撫司辟公之黎務以

恩信羈縻且樽節浮費與邊民代輸二年
又請于朝降緡錢厚儲峙廣土丁省戍卒
增義勇患士子聞見寡陋休沐即李官誨
之士咸知趨鄉逆曦僭叛諸蠻將俟釁而
動邊民皇皇公誓以死守飭家人毋輕去
以為民望移出方伯監司起義計賊願調
禁軍義勇為先驅戍將張燧將所部五百
欲為亂士不從號呼詣郡燧策馬隨至公
麾郡卒縛燧歸于制置司以張曇次士
俯伏聽命未幾逆黨董鎮至成都陵逼蜀
師分遣裨將雷珂徑至郡交曇所領軍禍

且不測會安定寨謀巷出沒公即遣珂軍
二百乘邊以攜其黨而令義勇軍還郡以
張聲勢賊氣頓索曦尋遣校王安國犒軍
安國持郡吏欲以留令誅之公義形於色
安國不敢動文移迂延以底賊平人以是
服公應變之略云主四川類省試事兼監
試事公以取文之要五校士之目七示同
事者大要先義理而後文采虛心從衆而
不斷以已見且專以論策定去取公故為
點檢官及是典領咸謂得人蜀帥楊公輔
遂以五要七目聞上且刻 試院尋即院

拜召命控辭不獲秩滿去邵郡人象而祠
之申詔趣發入對便殿首論權臣誤國叛
將干紀 陛下不動聲色誅此二孽如戮
狐兔而臣愚猶有憂者鑒過徃之已事開
惟新之令旨在 陛下審處而已其二論
皇太子既正儲宮之位宜使親正人授正
學王者之學果何學也大學之所謂正心
中庸之所謂謹獨是也惟輔導得人而後
有所受三乞招填黎州土軍分番上寨歲
循舊比給緡糴粟以備緩急典鈐 年不
徒例之拘必槿其資望而予奪之吏道無

壅因轉對請于淮上荆襄閔表漢中空閒
之地招募軍民雜耕以省餉運節濫賜捐
內帑以克糴緡以收未楮嚴責州郡實常
平之儲歸廣惠倉元蓄以備凶歉罷軍兵
一切科歛之法復師旅饑荒之地以紓民
力又曰民之困苦極矣不可以其屢經兵
荒而不離夫易失者人心難謀者天意修
人事以符天意其要在養民除軍器監尋
復兼侍左郎官輪對申言權臣叛將之弊
如初對次論學術乃國家之壽脉公論迺
天下之元氣所以扶持皇極主張國是者

必歸諸此更化以來衆正之路方啓而羣枉之門漸開善類雖進而忠鯁之士有相繼引去者矣姦黨雖斥而寅緣勢要有枚拭叙用者矣夫君子小人如薰蕕之不可同器今顧欲調停參用之幾何不為君子之仇而基國家之禍歟始公奏陳先帝蹙頰領首者久之權倖側目公謂同列縱以此得罪其甘如薺乃力請補外朝廷不欲以言罪人進介鄉以留之棘寺有坐偽告者株建甚衆公酌情為三等奏聞決遣事連鉅閣鄭氏兄弟乃移文內侍省索粥

告之贓小人由是益怨在寺僅半年而去公自念非達賢無以報國會免朝辭遂薦蜀士四十餘人于當路公之規摹識量蓋若此世論方隘不足以知公也過家上冢歷所部郡邑屏厨傳廣諮訪獎靜退抑蹕競既抵所治絕請託卻饋賂審彰瘴一道肅然響風嘉為並遷郡公為築堡累結士丁歲給衣裝春秋閱習馬刑獄司善有備邊庫自比歲利店之擾儲蓄幾盡公節縮冗費補還其半又上諸朝乞給緡錢為新丁衣廩之儲撥還常平免後寬剩等錢為

水旱不測之備恩收耄疾之人毋得注獄
官縣尉被命兼權嘉定府嘉之中鎮寨控
扼虛恨之境自北二旣誅之後虛恨疑不
受犒卜餘年公遣吏往沉黎玄市所說諭
虛恨西領如約諠寨寨將馬標利其犒賞
擅殺數人公怒總撫下吏竄徙之巡按屬
部剖決滯訟惟成都以制閩所治典臬者
例不敢孰何公曰是之不寃何以厲餘乃
隨事平決新繁民曲防溢利歲與新都相
讎訟公臨視度其地多寡聚石爲象鼻
口以均水利兩邑便之嘉定守洪德報罷

公再兼府事僣竊用府緡公督還其半黥
竄其嬖史以其狀上之一郡稱快然自是
得請以去不復出矣即雲山書院講授後
進吉月月半誦論孟中庸大學語或至肝
聽之者各充然有得嗚呼自井田封建壞君
師之職分不明六經之道千數百年幾爲
未試之書 國朝自周程張氏及近世朱
張呂氏相與扶持綿延斯道復明於是百
數十年間徃徃有聞見而作者然而依世
則廢道遠俗則危殆吏浮湛州縣出入里
閭以其所獨得私淑黨類則國人化之而

仁遜子弟從之而忠孝乃猶有所行其志
况如公之寬和質實發於精神動於氣兒
能使人鄙吝銷釋至於閱事久而燭理明
視精粗表裏真知其爲一公私義利實見
其爲異故雖即溫愛沈而檢履金石儀觀
山河世所謂可悅可慕者一無以動其心
焉又不知觀而善聞而興者復幾人也未
嘗有所著述惟欲使人精體實踐以造於
得故其遺文僅有浩齋退藁若于養尤篤
於倫類塾居必屬其親族昆弟聘士而教
之從弟子諤自幼受學登慶元五年進上

第甫調官而卒終身念之以上宗祀恩官
其子仁任登仕郎族之孤孽不能自立者
爲辦喪葬婚聘鄉邑嘗有旱勸分賑糶不
遺餘力取勾龍氏封恭人先四年卒加贈
令人子八人四男傳孫綿孫蚤天仁端嘗
與賓貢終儒林郎小溪縣丞先一年卒仁
舉再舉於鄉今從事郎順慶府團練判官
四女長適從事郎新井縣令河叔丁次適
奉議郎知平泉縣費灋先十年卒次適儒
林郎簽書普州軍事判官馮仲燁季女有
盲疾未嫁孫男義質以致仕恩當補官外

孫男女各二人銘曰

血氣之知譁世取研歲月怡邁志隨氣遷
卓哉楊公植基盛年駢駢翼翼陟嶺自原
知行互發華皓益堅雖撓弗奪雖誘弗挺
雲山之顛巽後丙前有鬱鬱者僂公歸其全
與齊朝奉郎新知邛州何君墓誌銘

嘉定八年十一月庚午新知邛州何君卒
其一子充袞營德陽縣之義合鄉元池里
鶴壟命于蔡祔先君食卜葬厥九年十一
月甲寅食其季弟德固以朝請郎老于家
狀君行來謁銘某于仕于役又負然諾其

後待罪太史氏充以書來趣銘竊迹其狀
為之誌曰何氏系出蜀郡世居漢之綿竹
魯大父延世大父革贈朝請大夫出贅于
德陽史氏因徙名數父耕為四川數省試
第自朝請大夫祕書監出守潼川以卒
贈正議大夫妣李氏累贈碩人生三子君
為長諱真方字元方字伯直自幼至冠
未嘗去侍側資分既高漑以家學二第意
彥意固胥視以觀淳熙元年祕監守漢嘉
公年二十餘以詞賦試轉運司與選祕監
每念仲季氏貧欲盡推田廬畀之君力贊

其決祕監即世至無以奉賓祭乃卜築東山之麓四壁蕭條以書自娛怡如也初祕監當任子首以命從子之孤者至是君又以遺澤遜于仲強人謂禮律先家嫡君固辭會二弟同舉淳熙十五年進士徑白宗長奏任焉君不及知也嗚呼天下俗薄豈惟隣里鄉黨不相調賓對有宗族兄弟甲富乙貧相視為路人者祕監推產于同氣施恩于從子君能聳善扶誼以成考志可不謂賢矣乎君從外銓擬華陽尉未上擢紹熙元年進士階迪功郎改調閬州司戶

參惠楊恭軍公時總蜀賦以君監吳元府戶部大軍倉用舉將陞從事郎教授龍州永康軍永康未上改隆州又以舉將改宣教郎知飛鳥縣制置使避通判簡州堂授通判成都府擢知懷安軍邛州邛未及上君爲吏嚴明人不敢干以私其在興元平梁量以市糴謹簿書以出納吏重足立未滿歲所蓄裕如爲前官償宿更用善粟餉軍去之日斗食以上祖帳橫道十餘里不絕龍爲州地僻士鮮君孜孜教養不遺餘力士習競勸自南渡後無舉進士者至是

趙楙以詞賦冠蜀隆雖士鄉會校官不修且歲入薄不足以養士徒恃粥井之利又爲轉運司所摧不以時給君白漕使者趙君善宣即郡截撥廩粟用繼知飛鳥有姦民比而撓法君疏其尤者聞諸方伯監司而竄徒之餘則揭槩于宅里咸將毋犯覈歲之出入凡浮於用者節之朞歲戒眎始至倍獲於是條其賦役之病民者代之輔爲錢以鉅萬計又以十之八籍爲水旱之備又以脩亭官市養士田成都爲西南劇而府公率崇位貌胥吏倚爲姦吏眎貳蔑如也君繹以法人始知有貳成都學官凡四蜀之上或在自比歲排違不踰孰付之則該衆詬詈碎去以持其長君曰苟避怨謗將何事可爲慨然以身任之汰冗濫嚴評試繕出入學校肅然通判分東西廳君之父子兄弟前後爲西廳刘文節分爲記其事其爲懷安也隣邦以弊交則以其弊報焉約口盡用得餘財數萬緡籍爲備荒若干養濟若干贍學若干餘以代民賦視飛鳥倍之又爲浮粟以濟人且指歲脩之費居不知役涉不告病嗚呼自貪刻成

夙視民如讎與屯爲市而君所居約已
以裕民力束吏以清政本蓋皆今人之所
難能者可不謂之賢矣乎無何仲弼以都
官郎卒叔堅以知崇慶府政其事君留意
愈切聞前甲之命自矢弗出矣卒之年六
十有五君爲人果毅多識閑家自儀則溢
官整嚴歷任幾三十年累階至朝奉郎娶
穆氏贈安人先十二年卒二子長克今爲
從政郎嘉定府司理參軍次衰一女適迪
力郎監胃刑在城西務高允續孫男女各
四人銘

推產辭官匪以自潔也恤隱凋難非以苟
悅也擿伏媵姦匪私之許也趨勞奔安匪
名之掠也行吾分之當然人謂我揭揭也
勒銘幽什光先監之烈也

朝散郎主管華州雲臺觀彭侯墓誌

銘

恭惟乾淳之盛封殖士氣積而至于紹熙
之季異材輩出時惟吏部侍郎忠肅彭公
以正學直道羽儀禁列孽韓柄國趨和者
立致通顯公見上辯過堅懇既又拜疏極
言其姦雖繇是挫摠不復言而風烈言言

垂芳簡冊清江彭氏遂爲江右名家忠肅之祖愈不仕父文通贈朝奉大夫忠肅之元配敖氏贈信安郡夫人繼趙氏贈新安生三子男其冢子即侯也名欽字仲恭一字仲敬以父任爲承務郎監興化軍莆田縣涵頭鹽倉忠肅作初筮箴勉之其日曰處事必公舉職必勤御吏以正撫民以仁誠以事大和以接人唯儉與廉治家及身公受命如將弗勝凡職所當問如覈登耗時出納檢姦盜戢讎辭訪求宿敝敬恭夙夜先是以稅戶運鹽歲十三運運獻白金

十二兩凡鹽丁出入謾不

何侯立罷

之而憲禁于衢又移書轉運司極陳收耗鹽減脚費及上官敷配亭戶強市海物之弊使者皆行其言且以廉謹是褒前執政鄭公僑亦聞而舉之知武陵縣以新制改差僉書荆門軍判官未上而忠肅夢嘉定元年四月翰林學士樓公鑰上忠肅奏藁乞加命櫪錄用子孫詔與侯陞擢差遣十一月差主管湖北安撫司機宜文字十二月詔與寺監簿差遣尋除太府寺主簿改大理寺以新安卒皆不及拜四年三月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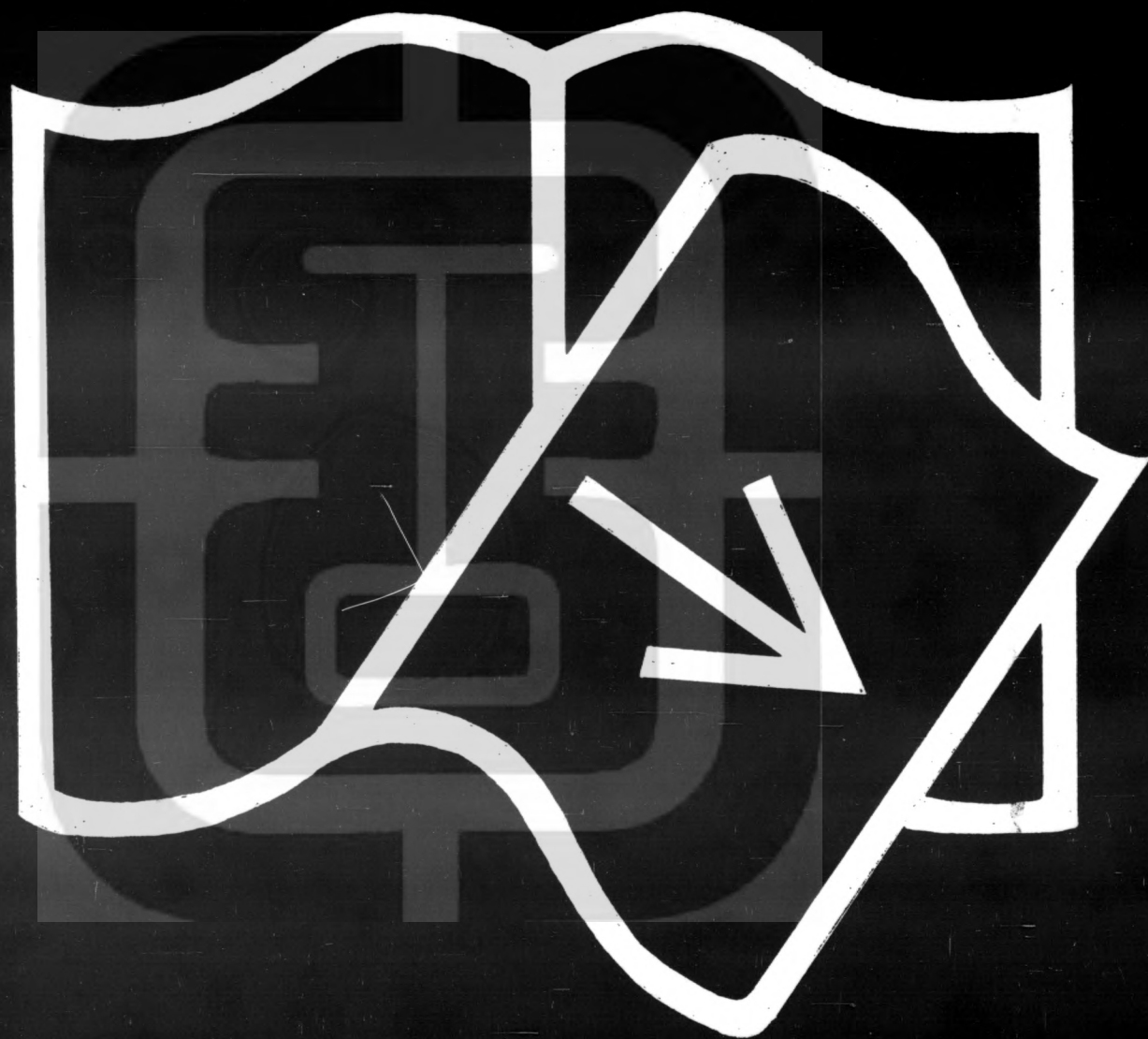
軍器監主簿五年八月輪對其略曰人才者治功之本學術者人才之本今貪冒奔競欺罔苟且爲害極矣古人幼學壯行本諸仁義忠信後世多以科目取士所學非所行所行非所學宜明示好惡風勵四方時於科舉之外表顯實行以激昂之其次論兵器不中度宜程工時材勒年各以詔賞罰遂上忠肅事潛邸事初政日所得上語參以事實各聖德記詔付史館初忠肅輯祖宗家法爲書名內治聖監紹熙四年上之至是東宮官欲得之疑有觸忌諱摘數條謂公削之公持不可而歸諸策府請外添差通判嘉興府滿二歲移通判潭州所至方伯監司表其廉平歲孟夏上降祝冊遣吏祠衡岳侯爲定祭式勒石齋廬今用之十三年京西制置使趙公方白時宰謂侯有實才十月差知峽州節縮浮費廣糴豐儲爲緩急備又以州控上游練軍官葺寨柵閱鄉卒寨置甲乙歷往來因以譏侯間謀戮強盜五人境內肅清社稷壇人地寓祝亭驛侯命封封如儀且謂社不宜僅視小祀建乞下禮官議崇祀典州臨大江

使客上下賈人馮依避征侯曰是郡計所
賴吐剛茹柔非吾志也繇是有以飛語中
傷者長陽令又闕前後辟置者不旬月輒
以計去侯嘗言上請善去者得命秩或
減舉員以勸願仕會又有挾印出境者公
白諸臺正其罪而帥閫劾侯罷去侯居郡
炆毫無妄費去之日視始至增緡錢萬廩
給未入者千帑人白郡貳以廩給歸公公
以爲校官養才與貢士續食之助侯既去
部使者寬之乃與劾郡僚以直前謾侯亦
未嘗幾微見詞色也十七年差主管華州

雲臺觀紹定元年再任五月己卯以疾卒
年六十有五嗚呼祖宗豐芑之積山川神
氣之會是生忠肅而權敵所挖弗盡用以
遺侯侯以生長見聞修身刑家使推其所
挾得施於時必有以異乎人而僅行於職
業之間又不合以退上不遇則亦已矣所
惜者非才也時也侯嘗采前言往行目曰
澹齋自鏡又取切於宦學者曰愛蓮堂官
箴又書坐右曰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
迂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烈其自律之
嚴如此至於忠肅遺文奏藁家訓聖德記

訓蒙哀梓刊鉞靡所失墜友愛二弟官其
從子之孤者字而教之凡皆人道之當然
而侯油然發衷華誥不渝元配同郡強氏
先十八年卒繼室豐城孫氏先一年卒贈
封皆安人男子一人滋以祖任爲將仕郎
女子二人長適文林郎黃州軍事判官趙
括夫次適從仕郎新威武軍節度推官李
義山先是孫安人葬郿之西山前植三橋
襟抱平衍公嘗有樂哉斯丘之嘆卒後數
月得之滋乃卜十二月庚申奉侯之喪變
焉以義山之狀求銘銘曰

烈烈名卿蹈義秉方責名揭日帝用不臧
謂帝不臧而世其良于何其臧亦罔克長
皓皓易污物理之常莫榮無愧不遇奚傷



原件短缺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四

承早歎振卹有方朱文公以常平使者忽
輕車行縣至則喜謂公曰吾所以來有言
邑多流莩今大異所聞文公風采震擔吏
重足立而於公獨卷卷焉且以陞陟舉之
先是縣有惡少年比爲十友持吏短長公
摘其渠長前後所坐上之州不爲竟治又
上下監司于臺于省凡三置獄卒論如法
俗爲之變公以是邑清猷趙公北山程公
誼簡李公流風未泯乃詞于學以示風厲
其他如罷科敷水碓錢免勸諭酒皆去積
年之弊連師監司論薦詔赴都堂審察十

二年差監都進奏院尋爲大理寺主簿遷
丞十六年 光宗皇帝受內禪公進紹興
聖烈淳熙聖孝二頌以侈兩朝之盛又嘗
應詔言事論役法統契刑法科舉皆中時
病因輪對進芻言十篇上每事稱善改知大宗
正丞又論錢弊略曰銅錢曰越虜界而彼
之錢未嘗秋毫涉吾地也以彼輕貨易吾
楮弊復以楮幣要我銅錢是以其無用傾
我有用茲其爲謀莫測且彼能令行禁止而我
顧不能此非直頑民猾商也吏奉法不謹耳上
顧問再問下其疏集議所時議稍允紹熙元
年權尚書都堂卽官明年以疾請出知南
安軍地磻民貧公謹事節費按淳熙十五
年以後逋賦爲緡錢六萬盡蠲以予民
貢聖節銀三千兩三歲大祀半之異時取請
諸下三縣公請于朝議所以蠲之漕使者林
公湜輟帑金爲代輸三年之一以成公志
先是儂智高叛郡以民當輸米石錢則千
賦錢二百以供軍名曰紫蒿錢歲約五百萬
旣罷兵乃以資郡少府私用公悉除之在
郡踰年政成位乎蓋嘗卽公之歲闕而慨
然有感於世道之升降焉且公選表召寘

素邱正同郡正魏公當國猶二年迂理官
又三年轉丞大宗正又踰年留魏公相擢
兼臺郎自即請外會御史中丞何公澹建
請三丞二著權即得持使者節若爲公設
而公僅得一遠小郡公之守道不競於此
亦可略見惟居敬窮理有得於屈伸之分
則素位而行升降久速於我乎無加也召
南之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紀退食自公
委蛇委蛇序詩者曰在位皆節儉正直上
下相師官宿其業躰安而志明也嗚呼二
熙之際其尚有存者乎公享年六十有四

娶徐氏以公封贈至安人以子筍爵累贈
至恭人子男三人筍嘗中國子舉補太李
員以公任入官今爲承議郎新差通判靖
州次籥後公二十四年卒範未仕女子二
人長適國李上舍生吳熙載次適進士童
寅皆卒孫男五人長愚早夭次魯益晉曾
女六人各得所歸公耆季至老彌篤任南
安日撥司馬公通鑑所不載者爲書號南
北申鑒卒後東其文得家集三十卷賦二
百首餘藁有未及錄者銘曰
視所舉知其類觀所安見其志厚所予艱

其試老無咎子是似

太常博士李君墓誌銘

嘉定十有六年某爲大常少卿婺東陽李大有謙仲主簿謙仲習於禮顧籩豆簋簠登俎尊壘位置失次春魯臂臑肫肩奕多闕禮黃白黑禮以熬薦今用生刑鹽傳謂象虎今散鹽黍稷稻粱而槩用杭五齊三酒而槩清醕瘞燎徒具文樂歌不卒章乃按三禮條具其儀法請釐正之余每嘆禮有數有義聖人事事而問不以有司之事而忽之所以明天地之性躰陰陽之情也

自周秦去籍漢瀆廟制極於五湖之亂先王禮樂蕩無復存故雖經生學士有不盡知其數者况於難知之義乎聞謙仲之說欣然而喜亦曰大者旣難處易姑先其易者焉耳即爲上之尚書而議者已日事關奏審必不可行祇隊言焉議仲愀然重有感於卒術之不明會當輪對上疏略曰國朝自周頤張載程顥程頤李本於正心脩身仕至於致君行道近世張栻朱熹呂祖謙闡而大之而義理益明乃自慶元權臣創道孝之名以排抵善類而爲士有始以

道德性命之說為不足學能者求中於科
舉而怠者幸中於剽竊夫公卿大夫由此
而選也而胚胎之壞已若此願召宿儒崇
置邇列推明儒先之訓扶植治本於外師
儒之官亦以此意風厲作成毋徒為襲取
利祿計其二曰臣觀自昔歸附之徒固有
始於効順卒於反覆者况今入居內地而
左袵自若窺我虛實安知其中無伺間乘
隙之人若其偃然自便者視昔之拜表輒
行又甚焉是不可不思所以處之國家自軍
興以來屢開督府命大臣領其事權尊而

望重亦足以陰弭豪彊潛杜窺間惟陛下
亟圖之上獨以前疏下有司餘不及尽用
也尋廷博士疽發背且殆甥許元實往候
謙仲謂生知書顧彊我以藥邪家人問所
欲惟以第大同不及訣為憾而大同至曰
吾得見第幸矣屏艾却藥而卒嗚呼古所
謂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其謂是乎灾
梯絜楹則壽而昌底厲名行或降之殃豈
荷重褐貴得於此故奮於彼邪謙仲所居
允方闔門俟遣辭焉亾何如墳復以書請
益力乃為叙而銘之君字叔衍其先本太

原八世祖瓊爲後唐檢校人傳出爲遂州
刺史以王孟之亂不能北歸因家于遂刺
史之子景泛爲通州從事贈太保東遊濃
洄鎮愛其江山之秀潤家焉 皇朝開保
中弁鎮爲軍遂爲廣安著姓四世祖處厚
以崇寧二年爲同知樞密院系之詳具載
于邵公濟博所爲銘魯王考祁荆湖北路
轉運判官王考燮嘗與鄉舉考宿君本朝
奉卽壽域之子貢士早世張夫人器之請
以爲已不教之力孝讀書習春秋三傳有
声校官開禧初與平吳曦少傳安丙上其

事曰進士安蕃丙之族人也遣之與元論
都統制孫忠銳合謀誅逆益曦以遣其母
弟曉爲利州東路安撫使不得不豫爲之
防蕃與忠銳旣共誅曉亦有微勞丙已假
將仕郎權興元府茶馬司茶帛庫詔特授
承務郎凡四人並命其書曰吾下密詔討
賊曾不逾時克成雋功雖吾帥臣竭忠諸
將効順顧所以徃來其間合巽爲全非可
泛然諉諸人者則夫族黨之助安可誣也
爾君王能得其親近之情爾坤辰同任夫
結約之責爾煥爾蕃分諭諸軍曉譬禍福

一朝唱義遠近翕然載使奏亟良用嘉嘆
太常寺主簿遷太常博士積階至朝請郎
初仕益陽攷覈簿書閣其貳於府吏無敢
出入賦役在平江著錄公明不可干以私
正歲鄉之大夫士屬干序謙仲為正齒位
倣古飲酒礼且取前賢鄉約鄉儀錄粹以
風示之士習用勸趙成公希憚將舉謙仲
或請邠諸辞曰求而得之則如勿得成公
卒不能遣時自春官黃文叔度可成劉晦
伯燾以次競薦遂以舉將六員改秩其為
縣分三等以平役法因民便以救弊寬頌

繫以紆濫刑閩人德之通民嘗欲引江溉
田以五狼石麓所障輒祖謙仲授賦又
不月乃通史伐石峙闡以備豬泄農田商
舶皆利焉轉運司致糧于邊率拘民舟而
富者以賄吏免謙仲白罷之更造邵李器
服繕城浚濠建利民海山二橋及西門堰
凡可以及人者無不為也會攝守吏白事
例錢數千緡謙仲搗之曰有例可送無法
可受秩滿候代遣家人先婦屬疆吏告警
曰吾家行民聽惑矣命止之謙仲頌觀嚴
重廉直不受請寄昧旦衣冠率諸子誦語

孟若詩參以先儒傳釋精誦熟講曰有常則處同產尤極友愛內外四百指五十年無間言居家頗采用古禮祀不焚楮巫覡不及門送死不以浮屠尤篤於族姻鄉黨賙貧字孤殮死藥疾嘗宛轉請於當路下常平司以所没入富人財產爲鄉邑營社倉用朱文公及建安吳氏舊法歲旬貸民至今守之得年六十有六娶馬氏封儒人四子男自勉自牧自得自脩自得先七年卒三女適鄉貢進士蔡秦琰孫用庚從事即新台州寧海縣長寧鹽場管押鹽袋喬

通孫孫男女各一銘曰

家人之威如兄弟之怡如靖共乃事委如蛇如予奕奕今姿孰晚而如未脯敢暉孰昵而摧如王斃而全歸與其幸生之萎如

宣教郎致仕宋君墓誌

宋氏爲彭山右族其家千縣之江東者自淑始淑生某某生才才生覺覺生熙封迪功郎早孤克自奮厲以行誼著於鄉嘗病三鄉士民有虛市之征控於部使者爲奏除之民至繪其象與使者並祠迪功娶單氏是生君名祁仲字伯應自小即束書遊

學志鄉異齊等踰冠以詞賦試於轉運司
與選後以淳熙十四年慶壽思父母皆受
封十六年再舉於鄉嘉定四年該累舉思
廷試入等授忠州文孝階迪功郎調漢州
什邡縣尉六年復以鎖應試君亞選縣境
延袤有媪挾鎚于郊盜奪之而縊于溝後
人至援之得免君命求盜召鄰里子弟以
次視媪指一人君曰未也命三易冠服
迭至對如初盜伏其辜有殺人逮捕久弗
獲君休吏憇佛舍囚屋山自陳於蓮曰我
即囚也媪公之誠請就捕衆至大警縣有

馬脚鎮引江溉田曰牛欄堰旁溉維縣鎮
縣民爭利訴於州於監司歷歲不決盛夏
輒聚至千百往往相殺傷君行 陌退具
其事以江所從來遠而鎮之田視維不及
十一鎮田既足以其餘溉鄰可也何示人
不廣帥閫卒用君言頌平而利溥尋為邛
州司理參軍時紅巾賊為亂民有乘間剽
掠宣撫司下令毋問魁從悉論死吏請如
令君謂是特大為之防耳既付有司則當
別白定罪守意未解君退白莫府卒解於
大司止坐渠長郡當貢士有司至不以時

士譁然詰之乃以歐傷白郡誤執他士君
時兼攝錄事參軍傳爰未具部使者趣上
其事君列五可疑白之守守以上于使者
會誤執者為貢士第一獄亦疑罷士為歌
詩紀之其聽獄務持大觔率類是總領財
賦任處厚辟差監大軍庫辭不就時郡縣
困於宿逋而叩為甚君白任君曰國用不
給固當慮而根本虛竭尤可憂况叩以益
鉄曩號富饒念利歸餉所而虛額視他郡
為多願亟圖之任為叩蠲十三萬緡有奇
尋監嘉定府羅目鎮酒稅君已倦遊矣該

寶璽思循從政郎會家于炎午試吏夾江
攝邑龍遊刑獄使者張君方檄君詣郡因
就養縣齋尋以涖官八考致其仕泝江还
家踰年不起疾實十七年正月庚戌年六
十有四以致仕特轉宣教郎娶同邑黃氏
故承事郎鎮之女前二十四年卒三男子
炎午舉嘉定十二年進士前嘉定府夾江
縣尉兼主簿次豐之祉之祉之前五年卒
女子長適故忠翊郎監潭州南嶽廟趙時
剪再適史良能次適進士侯公璫孫男四
人外孫男女五人諸孤卜寶慶三年九月

丁酉葬君于縣之安鎮鄉慶和里飲馬溪
申山之原黃夫人既葬於金牛溪祖墓之
北令改祔焉未葬炎午以書抵某曰吾父
子與君之諸昆夙有契好墓前之石公為
我銘之余閱君之闕閱行治蓋宋氏世有
令德迪功奮布衣為民蠲市征君以行誼
克詔考祖嘗築室旁曰不欺曰無媿九三
為史惟茲四言是衣信知官無卑事無難
即其分所得為皆足以行其志雖所及可
否事也乃為之銘曰

維古命民積於鄰比使民自興還以長治
風由火出此豈容偽誰與舍本而較未伎
行脩於家信於黨術舉或多竒宦亦寡遂
恂恂伯應無遂無退克世厥心尚開來裔

朝散大夫知眉州王君墓誌

王君諱其賢字能父系出太原其先京兆
萬年人十世祖某仕唐季為果州刺史因
家于蜀今遂為廣安右姓曾祖考裳不化
祖考濟以下貴贈奉直夫夫取陳氏生子
壽嵩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歷官至朝請大
夫累贈通議大夫其季子曰壽庚贈朝奉
大夫通議取揚氏繼張氏君蓋張出也少

穎異言動如成人通議服母喪太師安公
丙來吊見君而竒之曰是兒骨清形秀必
爲遠器會季父大夫無子以君爲之子通
議致其仕君以恩補官安公以女女之試
吏爲益亭尉丁母安人周氏憂服除調鳳
州比較務會逆曦以蜀叛安公旣仗義反
正於是乘勝盡復關外已奔四州所與大
將李好義商事期審賊勢盡糧餉布裨佐
將往來書尺箴于好義之子懋者皆朝發
夕報不翅口講面授蓋先是君仕鳳州習
知人情安公乃徵君周旋其間歸彊振觀

特命改承事郎充四川宣撫司準備差遣
羽檄稍寧即引嫌兩易利路轉運司幹辦
公事未幾通判西和州安公旣倚君爲助
乃徵兼議舍僅成資以大夫卒去官服除
通判綿州與州長爭公事執不變會承
詔赴都堂稟議未至闕特差權發遣岳州
制詞稱其才業勉以良牧君益思奮厲郡
之更奉軍廩皆抑給舟楫君節用愛人商
賈阜通不擾而集未幾改知渠州未上申
命安公宣撫西蜀改辟君知果州創夷之
餘極意摩撫毫髮不受私事有當義勇不

可移郡人號爲鉄筆又能節縮浮費以少
府之餘財佐邊需代民賦差 嘉定府事
制辭畧曰爾西土之彥屢分符竹是能仰
軀德意撫柔斯民矣勉思報稱無有豎心
君節用愛人視前爲郡不懈益勤提刑司
以凌雲江捍數觸舟開支流以殺其怒從
煩費廣州奉例惟謹而一毫不以取民秩
滿知眉州以通議君嘗所憇菱益恭厥事
眉士大夫郡可以理服不可以力操而稱
君無異詞方暮年屬疾請去未遂而卒實
寶慶三年正月辛未年四十有六使假以

歲月歷變久而闕理多其所就顧止是邦
安氏封宜人男一人豈將仕郎女二人俱
幼未行孫女二人豈扶衾至瀘川哀毀成
疾後一月亦卒安宜人請于君之兄前主
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其懇取族兄前通
判利州其然之子時爲之繼從子巖之子
爲豈繼時以致仕恩當補官卜紹定二年
三月 日葬新明縣明震山之原先
事之數月鴻禧狀君之行走書于靖曰嗚
乎季第已矣其生平設施簡而非傲直而
非矯視全德之君子固若有間然循性所

安不爲物移亦可尚已其怨於弟爲同氣
敢以銘請而時又申以母命且安公之子
癸仲亦以書來曰時之請也塵其謹毋卻
嗚呼余曷敢不銘銘曰
予之資不假之年厚其通不永其傳俄挽
之前俄挽之顛振華短世埋恨幽仵

朝奉大夫知榮州蹇君墓誌銘

潼之通泉蹇氏系出潯陽伏羲時曰脩秦
穆時曰叔世久莫可考唐禧宗時曰元盛
扈駕爲排頓使後居益亭之白馬葬射洪
之果園山則入蜀之始祖也五世祖雋民

生三子長曰頌次曰頤頤舉元豐五年進
士第二人掌武信軍節度書記四傳曰享
父生五子其三人舉紹熙元年進士後以
陞朝恩累贈奉議郎頤以文李補官是生
常通常通生利用利用生南運累贈朝請
郎踰冠而卒治命以奉議之季子爲後世
爲君諱君章字晦鄉方十歲執喪哀甚事
母王安人孝謹未幾安人卒孤若自特堦
衣糲食澹如也慶元元年以詞賦擢四川
類省試高等明年視進士乙科賜第調青
石縣尉歷渠州司法參軍利州路提刑司

檢法官鳳州司法參軍以舉主改宣教郎
知溫江縣通判南平軍重慶府知茂榮二
州榮未上右渠事吳曉曉驕恣不迪察君非
附已者臨之甚威卒無瑕可指爲檢法官
昔年曦反曉據興元衝前事停檢法奉君
將去之會本生母卒乃行在鳳口宣撫司
經量閔外田受命者率加賦以爲功君往
負符索夏秋歲輸之數以田均稅豪髮無
所益民至今利焉治溫江府督宿速甚峻
君從容幹理寧其稽令不以納民諭李積
頽巴縣亦久不治君以節縮浮費府有餘

財各發粟二百萬助之茂之屬縣曰汝川
當威茂之衝士人湯彬豪於財嘯呼夷獠
武斷豪奪鐵邪蕃雖隸威而市於永康必
道汝川彬父子數禦之爲二州患君調軍
禽而戮之繇是徼外無敢譁者節用豐儲
卒以春夏之交損糶直以賑貧夙有冒疾
旣去郡行至汝川明察館而卒語不及私
唯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吾何求哉
當寶慶三年八月庚午年五十有九取劉
氏東谿先生伯熊之孫也男森之舉嘉定
十年進士前爲蓬溪縣丞文適高斯得舉

紹定二年進士授文林郎利州觀察推官
森之既已母命卜遂寧府長江縣甲山以
今年十月己酉舉君之喪即窆前後之月
以君之同年進士馮君邦佐所狀事實屬
銘于靖會斯得亦自都城來靖申其請嗚
呼余知晦鄉已久公馮輔余所善也斯得
吾之同產兄之子也况又以知晦鄉居家
涖官之實余昌敢曰不可銘曰
人莫已信唯貴是師寘弁為能畫攫為奇
孰知古之人為吾分所得為雖所居無赫
赫名而所去見思吾晦鄉父其尚有聞於

茲

知文州主管華州雲臺觀安君墓誌

銘

嘉定十有四年知文州安君蕃以比歲勞
勩請致王事而歸詔主管華州雲臺觀行
至利州得疾延朞月乃卒實十五年四月
戊子也年五十有一其孤如損等跣護還
里厥十七年夏五月癸卯以治命葬岳
縣施為鄉龍旋下乾山之原先是君居郡
日遇 玺霈以第之子如淵奉表入都如
淵過于余休沐舍曰吾伯父之葬未有以

識竈如墮兄弟奉母命將以請于公顧杖而即次弗敢違也會某白去已七八疏未官率善其職主管官告院書印既具揭姓名下方吏無所容其姦邊將李全受節鉞有司命修所給告謙仲白字椽是有定制豈容爲一人輕易大農簿書舊悉付吏抄轉出納謾不可考謙仲請先經主簿簽說爲省試點檢試卷官時號得人者卒出謙仲雖廷試三人皆其所按余時爲參護官聯事旬月凡皆得諸見聞其在奉常有言謙仲且爲臺諫得言天下事士莫不傾耳

延頸恨出命之晚嗚呼此豈惟踐脩之素有以得斯於人亦以見人之惓惓于忠臣良士幸其有以植公道而福斯人也詩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是區區者果孰爲之然哉謙仲卒之明年當寶慶之元其孤等十月丁酉葬於懷德鄉蔣碑山之原以其吏部侍郎喬公行簡所狀行實求銘某以声氣之同不敢曰不可則叙而銘之謙仲本唐宗室世爲婺東陽人曾大父悅大父皓父侃贈奉議郎妣馬氏贈孺人謙仲氣剛而質粹幼與弟大同親師力學不幸

早孤遺大同受學於朱文公先生而躬任
家事不以遺母勞讀書窮晨夜不釋紹熙
四年補博士弟子員慶元二年中進士第
授迪功郎主簿潭之益陽教授平江府知
福州閩縣通判通州主管官告院歷司農
錫之京秩布列幕屬士孰有起家而得此
乎益用勉厲以稱所蒙君拜書奮厲圖報
茶馬司檄兼秦司倉廳府尹劉清惠公申
召實莫下少傳自新沔移治興元又辟君
為屬天水縣舊隸成州大制置司以道遠
表升為軍既又即軍復縣兵火之餘入晚

視莫敢向君佐幕纔數月自請試縣或猶
謂毋以家往君曰是示人畏縮也召故老
而謂之曰縣當險阨之衝者中原數擾此
最要道或治米穀或治榆林或治興州平
或治沙川雖遷徙不常而送遭焚蹂今不
一勞其後不安將遷邑于赤丹堡繚以險
固實以穀粟使民得奠居其亦可乎衆皆
諾乃白制閩行之官寺民廬以次畢具秋
豪無所擾制閩發緡錢五千君復上之忠
義士兵故有春秋二閱君更用農隙因其
力以築縣城民不失業官不濫費凡樵樓

守具旋觀而畢置之民自離兵戈有田者亦弃去君大書鴻鴈三章于堂壁卧興圖之從師閩撥借耕牛種具量所墾田散給皆翕然歸耕會歲大烹歡呼被野始期以秋輸无錢迨君之去率多逋負又為貸僮主管成都府路轉運司使者剛褊自用君隨事故正理冤釋滯人不知其功至于堆援人才充所用意制置使聶侯子述至蜀以果州守安侯發仲為元幕裨君攝州事屬時多事民賴以安尋謁師府白事其一核實茶馬司所積暫以買馬錢助邊用養

馬牽馬之糧給軍儲竝

白如舊制約一

年可德百萬計其二今兆邊未靜憂在西

南夷宜謹擇邊吏其三賞罰所以勸沮也

今大敗者未即就刑而小捷者遽加醜賞

聶侯大說辟君通判永康軍會吳元卒叛

轉掠果閬密邕鄉邑君念六世祖太傅嘗

出家貲以平賊思所以繼先志會少傅為

之倡君喜曰是亦吾志也亦糾合宗族佃

丁數百人往運軍糧旦躬臨賊壘毅然以

事公為已任未幾朝廷起少傅為宣撫使

治利州州自亂後氣象荒索少傅改辟君

為州貳君請增米價以來商運為軍民利
且舊例商就官交米則有出納之弊軍就
倉稟給則有陳腐之弊使皆就船出入則
二弊皆除總餉者是其策繼以君兼主幣
文字兼糧料院職併事叢靡微不究初西
夏永好于我自嘉定七年賚書者洛繹竟
上至十二年冬十月岩昌寨以夏招討使
甯子寧忠翼書來宣閩委安撫司報之適
東軍郭威等焚戎菴遁去宣閩移金州軍
師陳立將東軍辟君克隨軍練運置司西
和君聞命引道未至今日比歲冬夏之交

虜乘間再入民未復業餽用艱今日使
指非招集忠義按視營屯惟先勸諭流民
各歸土著乘春耕種且檢視倉廩督促移
運務以實邊備安人心民聞之喜九漕運
物斛糗糧芟藁夙夜盡瘁漕四

十二萬叁千七百六十石馱戶不該封椿
并由子不到等錢四十三萬六百券有奇
糴二十萬一千二百石以置口漕至西和
魚關至白環每石且以費錢一十七券米
一斗七分之約為總所省三百四十二萬
六百五十九券米三萬四千二百六十五

石初出邊僅有兩月之積未幾可支半年
嘉定十三年秋夏書再至宣闔未敢深然
之俄遣使至鞏城以書督期宣闔姑管師
應之以利東路安撫丁公燿節制諸軍
假參議官同措置副戎司邊事君酌酒飲
諸將願毋殺戮毋焚毀以誕布我國家不
嗜殺人之意皆聞命感慨自丙申出師已
酉飲至不料三路丁直不起利路全夫則
君密贊之力也宣撫茶馬二司君知文
州郡踰年百廢具修然自是精力耗矣得
年五十有一積官至通直郎取陳氏

子也男子五人如山如壘如川如愚華孫
如山嘗與賓貢為伯父士龍微華孫先天
今附塋焉女子二人長適將仕郎陽李衡
幼未行孫男女一十三人君資厚而氣爽
與人交有終輕財重義不計家之有無慶
元三年歲荐饑極力振貸全活甚衆其後
年穀屢登析券不復債充嗜書自經子史
傳百氏小說鑿卜方伎一覽終身不忘嗟
夫其才若此其用卒此士聞而惜之銘曰
有勞于國有德于民俄興忽化位止專城
未為不遇弗究弗宣弗振弗延年其在後

之人不圖... 亦勞于國... 夫其才... 勤百六... 幸嫌... 元三... 與人... 味... 今... 賦...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五終

